

十八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帝王部十四 帝治 記注

制作 與造

遷都 教化

齊來 藝

帝治一

原春秋緯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也 莊子曰昔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軒轅氏尊盧氏伏羲氏當是時也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時則至治也 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古香齋淵鑑類函

卷五十三

帝王部

帝治

一

萬物之情 莊子曰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呂氏春秋曰神農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績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列子曰黃帝喜天下之戴已也養正命娛耳目乃喟然歎曰養一己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華胥氏國不知距齊國幾千里 齊中 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翺履實寢虛

若處牀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又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國矣 帝王世紀曰帝嚳以人事紀官故以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又曰帝堯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曰四嶽也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歎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又曰堯老命舜代已攝政尊任伯禹稷契臯繇伯益時有苗民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

百書齋鑑類

卷五十三

帝王部 帝治

二

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立誹謗之木申命九官十二牧三載一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莊子曰舜問於堯曰夫王之用心何如堯曰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用心也 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春秋元命苞曰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 嚳子曰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銘於篋簾曰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 賈誼新書曰周成王問嚳子曰寡人聞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

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在天乎嚮子對曰夫聖王在上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已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無失過之誅則民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民得四生矣帝王世紀曰文帝先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得發兵深入恐煩百姓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受賂遺金錢覺上常

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裕 漢書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網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後漢書曰明帝善刑理法合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上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爲言夫豈弘仁之度未優乎 帝王

世紀曰孝和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艾動式舊典宮無嬗嬙鄭衛之燕囿無般樂遊畋之豫躬履至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風承

唐書

曰

太宗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三四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齋糧民物蕃息遠方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略及其成効如此 又曰高宗即位之初海內又安長孫無忌等輔政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閣問民疾苦增戶十五萬 又曰開元時海內富實斗米之價錢十

古書彙編

卷五十三

帝王部 帝治

四

三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 又曰穆宗嘗問崔植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勵精思治又以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為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矣明皇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早夜孜孜納君於道環嘗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 又曰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朝無幸人通鑑曰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舉賢才黜貪蠶真租稅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盜境內大治 又曰宋太祖如

西京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生亂離不圖今日復
觀太平天子儀衛 宋史太宗贊曰有五兵不試禾稼
薦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耆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封禪
者接踵而至 又曰真宗景德四年諸路豐稔准蔡間
麥斗十錢粳米斛二百 又曰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
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曰闢 又曰大中祥符間河
南府獄空有鵲巢其戶 又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君
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
基 又曰英宗立詔富弼入覲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
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問邊事對曰陛

古意齋鑑類

卷五

帝王部 帝治

五

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金史

世宗諭宰臣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讀經爲福朕使
百姓無冤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 又曰世宗時羣臣

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歲斷死罪或十七

人或二十人 元史曰仁宗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

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帝曰卿等能盡力贊

襄使兆民久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尙未敢必

朕踐祚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孟愧謝 又曰

仁宗時遠籜自古未通中國者皆朝貢請吏 通紀曰

蹇義夏原吉對明仁宗曰民無科斂之擾徭役之繁可

謂治世 通紀曰宣宗謂楊士奇曰憶五年五月共爾宿齋宮論寬恤事且爾閱歲民事不又有可恤乎士奇退與胡濙條上十數事卽命行之

帝治二 思治 誠治附

人皇虛無六 伏羲立卦 易 清淨無爲說苑 儼然

元默淮南子 允恭元默陳思 至治洞和王 天爲公

禮記 無爲而天下化莊子 垂拱天下治淮南子 不爲刑

辟秋 不言而信易 不化而行列子 不爲而善韓康

不降曆而天下治子思 不罷而治說苑 不設法度

南 未使民化未賞民勸六 不知喜怒六 其輸而

六 帝王部 帝治 六

不偽 不勞而成淮南子 功不賞賢不使 人雖有智

無所用之莊子 食鳥獸肉衣其羽皮 汗樽杯飲

蒼稔土鼓莊子 不識不知詩 鶉居鷄飲莊子 浮游

不知所來罔爾不知所往淮南子 天下和平孝經 天下

咸悅 天下和樂帝王世紀 天下化成易 天下懷安史記

天下殷富杜篤論 四海會同書 海內勸慕王褒 四

海爲家史記 四方無虞書 海外有截毛詩 海內乂安

整韓 光天之下至於海隅 至於海表罔有弗服並書

澤及四海 守在四夷春秋 經營四方毛詩 皇化四遠

植曹 光被四表 撫於五辰庶績其凝並書 光被六幽

班固 上暢九垓司馬相如 洋溢八區揚雄 密靜天下東觀

德合上天化感無外張景陽 鎮撫方外淮南子 協和萬

邦書 洽和萬國典略 萬方底定陸機 萬國咸寧易

萬邦咸寧 萬國咸休並書 九州影從何晏 九有有截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詩毛 六合殷昌張衡 員首順風

抱朴 迴首面內封禪書 前番禹後叔塗揚雄 左湯谷

右虞泉 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書 東包月窟西暨日

宿繆 經靜兆民詩 靜濟天民穀 宜民宜人詩毛

民宜其壽賈誼 保樂洽壽東觀 國靜民康曹植 充實

殷富桓 克內外無患春秋 民用和睦孝經 人樂其性

壹尊獨鑑魏 卷五上 帝王部 帝治 七

文 民樂其業春秋 四方樂業東觀 黎民樂業續漢書

吏無百里之徑民無出門之役東觀 耕者讓畔史記 田

不侵畔市不務賈淮南子 家給人足樂籍 道不拾遺淮南子

子 單車露宿東觀 外門不閉史記 民不反亂春秋 民

無癘疫 民無反禍賈誼 國無繇民 刑措不用園圖

空虛淮南子 曠者墨者履非 前漢刑法志曰墨黜

純師古曰 善為國者不師春秋 無兵車之事賈誼 寢

非草履也 偃武脩文書 藏兵偃武 五刃不砥三

天下兵冠 銷兵刃史記 兵無血刃漢書 焚甲兵淮南子

革不累尸 收兵為鐘史記 鑄戈為耨酒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

禮記 載戢干戈載窳弓矢詩 日辟國百里 馬駕鼓

車劔賜騎士東觀 虎賁脫劔禮記 去劔搗笏 偃伯靈

臺司馬相如 城復于隍易 丹塞收烽元徽釋駕張 歸

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書 春無淒風秋無苦雨

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風 不鳴條雨不破塊論

甘雨以時淮南子 旬而一雨論 有滄溟淒興雨祁

祁毛詩 聖人在上無雹春秋 庶草蕃廡書 庶類蕃殖

百物阜安禮 百穀用成書 松柏斯兌 梧桐生

矣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 我

倉既盈我庾惟億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並毛詩 太倉

嘉嘉淵鑑類編 卷五十三 帝王部 帝治 八

之粟露積於外史記 麀鹿濯濯白鳥翬翬 魚麗于罭

魚躍于淵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並毛詩 昆蟲闐澤

相如司馬相如 無墮巖 地平天成書 泰階夷清曹植 行同

倫禮記 人倫既正 朝廷既治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書 立我丞民莫匪爾極毛詩 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書 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禮記 農夫

詠於田曹植 頌聲作於下鴻 元鬢卷歌黃髮擊壤張景

陽 老人擊壤逸士傳 小兒撫塵應 黃金與土同

價齊世祖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閭閻絃誦相聞朱文

除隋之亂比隆湯武 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唐大 務

農興學慎罰薄斂宋太祖加惠兵民輕徭薄賦元仁

三十年間四境晏安戶口蕃息宋文華夏富庶旅不

齋糧時稱治平元太朝廷清明天下安靜宋哲宗

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宋仁天下晏然國富民足元仁

朝無闕政生民皆安明仁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

方無事宋太百穀豐登雨暘時若此為上瑞明文

勤於為治賞罰嚴明後魏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宋文

勤政憂民帝王常事宋太詔書勅旨無非仁政明

吏治若媮情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

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

直書補鑑類圖卷之三 帝王部 帝治 九

世之體 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宋史

贊 無一物之失所 見萬國之感寧趙普以天下

之樂為樂 樂在時平民安並宋太不以繁華為樂

蓋以民安為樂宋太與世休息迄於至平宋太

但求順理以致太平劉大夏制禮作樂有太平之風

元魏顯祖 承百王之末粗致承平宋太永徽之政有

貞觀風唐高有貞觀永徽之風通鑑唐言政治者

稱元嘉焉宋文真宗之世號為盛治 仁宗之世天

下承平 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宋世祖之世家給人

足元世時稱小元祐宋理時號小堯舜金世一

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明文 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

無札瘥天闕之患通鑑胡 雲物之祥徵於治世明洪

恩威遠加山川效靈樂不 天下無事靈貺並至張

自宜端拱穆清晉神和志 自可遠繼三皇俯

觀五帝趙音上 思治憂天下之不治列 在心天

心愁憂帝王 念茲在茲書 夙夜基命詩 昧

且丕顯春 雞鳴而起孟 夙寤晨興漢 坐以待旦

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並 日晏坐朝後 晝

不暇食夜不暇寢賈 不費尺璧而重守陰淮南 高

居遠望深視審聽六 不能得治本唐文宗開李石

致太平之難又問鄭駁曰奈 責治太早李

求治太急蘇軾對 求治不宜太急明宣宗實

欲庶幾祖之道德風烈

原識治識其政事書

其治嚴靜春 養性

愛民莊 畏天而愛人大 務德而安民 分德利民

以樂樂民黃石 守在約孫卿 富其民文 綜

循名責實鄧 總攝紀綱桓 專正人道

總覽威柄華 朝無權臣 朝無寵幸東 勤

百齋齋鑑類函 卷五三 帝王部 帝治 十

通 白虎 核名實漢 循名責實鄧 總攝紀綱桓 專正人道

恤務本 卹民務本漢書 事天任人尸子 損上益下

內無疵政漢書 朝無疵政音 臨下以簡御眾以

寬書 借耳分聽抱朴子 假目以覽抱朴子 平乎左右

亦是率從詩毛 聖哲之治其應如響 期月而可蓋

不甚難魏徵對 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同上 平亂

責武臣守文責文臣唐高宗語 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唐太宗

堯舜之化慈儉而已趙宗儒對 大亂易治譬饑人

易食魏徵 喪亂之民思治猶饑渴之望飲食明太祖諭 用

德則逸 用法則勞明桂彥良 善政在於養民 養

民在於寬賦 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為寬 簡而有節

百善篇續類四 卷五十三 帝王部 帝治 十一

不以慢易為簡明太祖諭

帝治三

原神教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神化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甄治董仲舒曰

以貪狼為俗法出好生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上之化

下猶泥之在鈞唯甄之所為金之在鑄推治之所化

斧斤賈誼曰仁義恩厚人主之芒 校事魏太祖置盧洪趙達

為校事使察羣下高柔曰非居上位下之旨又達等以

愛憎作威福太祖不聽後達等以好利殺之乃謝柔

治身列了楚聘詹何問治國之要對以治身之 熙

庶績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張四維賈誼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辨物居方 厲精更始宣帝詔 遺九年食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三載考績餘三年食進業日登再登日平三登

同太平二十七年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

為天下師蕭曹以寬厚清淨為天下師

必世後仁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所至咸服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跡所至咸賓服

無宿憂天下無宿憂宿入也

無兵事賈誼

不拘禁忌明帝時反支曰不受章奏帝驚曰民廢農桑遠來詣

關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

不知所之莊子百姓休和百姓休和兆民賴之

三代至盛 守成尚文 遭遇右武 日用而不知姓

制理於未亂

嗇美利唐文宗言不能以美利及百姓

休息明楊士奇

對仁宗曰更得二三年

寬恤明宣宗春和行寬恤之令

昇平唐李

石謂文宗曰誠務脩將來之政

治定功成宋太祖旋

乾車坤宋游似侍經筵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入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

功德兼隆唐太宗贊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有也 恭勤所致宋李昉謂太宗

古書淵鑑類編

卷五十三

帝王部 帝治

三

四海清晏民物阜

坐隆大業宋趙普謂太宗登極十年坐隆大業

務

行故事宋王旦對真宗曰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

勵精政治宋孝宗

勵精致治唐憲宗新剪蜀亂勵精致治

自視何如即位時唐李石謂

文宗曰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偽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

今日承平

亦希矣唐穆宗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致治然視今日永平亦希矣

慶歷聖德

頌宋石介作

太平聖德詩明楊上奇作太平聖德詩十章以獻儒臣亦皆有作

制作一

原尚書序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都陳作瑟三十六

絃 又曰庖犧氏制嫁娶之禮 呂氏春秋曰昔古朱

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絃琴以來陰氣以定羣生 帝王世紀曰女媧氏作笙簧 又曰神農氏作五絃之琴 龍魚河圖曰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伏

帝王世紀曰顓頊命飛龍效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上帝 呂氏春秋曰帝顓頊命飛龍作樂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 又曰帝嚳化被

天下遂作樂六莖以康帝位 又曰堯以尹壽許由為師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作樂大章 呂氏春秋曰帝嚳命六列六英帝堯立乃命質為樂咸黑作為聲歌九招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 又曰舜作大韶之樂

宣皇篇鑑類圖 卷之三 帝王部 制作 三

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故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禮記曰昔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春秋元命苞曰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

故樂名大濩濩者救也 樂叶圖曰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當以度行謂調露之樂注曰調露和

致於甘露 **通鑑**曰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

大服樂曰勺 事文類聚曰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

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器數更名曰安世樂 漢書曰武帝既滅南越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

祀而無樂豈稱乎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
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秦一
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箏篴瑟自此
起唐書曰唐製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爲秦
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及卽位宴會必
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
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又曰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
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臨幸寘從臣賞賜闔里
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功成
慶善樂五代史曰周世宗天歷六年詔王朴考正雅

百篇淵鑑類函

卷五十三

帝王部 制作

四

樂朴以十二律管五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
九尺之絃十二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
而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廢宋史曰宋初竇儼
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爲
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又曰始太祖以
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洛陽銅望
臬石尺爲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以後
至崇寧凡六改作又曰仁宗皇祐二年出親製明堂
樂八曲又以自製黃鐘五音五曲並肄於太常三年禮
官上大樂名曰太安又曰徽宗時蔡京主魏漢津之

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以帝指爲律度鑄帝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 金史曰大定間命禮部學士院太常寺更撰樂名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太和 又曰後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萬國來向之舞 元史曰世祖名樂曰大成文舞曰武定文綏之舞武舞曰內乎外戎之舞續文獻通考曰太祖洪武中上親製天祀天地樂章八年正月上親天祀遂用焉 通紀曰太祖命禮部尙書陶安等作宴享九奏樂章上善之悉屏俗樂 唐書曰開元九年麟德歷署曰蝕不驗詔僧一行作新歷推大

百香齋鼎鑑類

卷五

帝王部 制作

五

衍數立術以應之十五年草成名開元大衍歷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後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 五代史曰周世宗卽位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歷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進欽天歷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 史論曰歷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歷最爲精密後世善治歷者皆用其法朴亦能自爲一家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 宋史曰太平興國取至其所長雖聖人不能廢也

問巴中人張思訓創作渾儀以獻太宗召工造於禁中踰年而成按舊法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行新製成於自然尤爲精妙 元史曰元初用金大明歷世祖十三年平宋遂詔許衡天恂郭守敬改治新歷成名授賚

歷自古及今於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 又曰守
敬首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
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
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失
創作簡儀又作候極儀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
作玲瓏儀作仰儀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有古人所未
及者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以劉基精於天文時占
乾象佐行軍輒效擢爲太史監太史令率其屬高翼等
上大統歷皆依郭守敬法故 又曰西域當崑崙之陽
爲得風氣之正故西域獨有歷元之季世其歷始東歷

古曆辨鑑類

卷五

帝王部 制作

六

家以爲最密太祖造大統歷得西人之精乎歷者以其
歷與中國歷相參推步而後成之 元史曰世祖卽位
命國師八思巴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
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
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關之法而大要以
諧聲爲主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 明紀事本末曰
太祖嘗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曰王霸
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祖太祖曰然高祖創
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
使漢家終於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

而不為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制作三

原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繫

制度數議德行易象天地以立制傳元變天下之

法禮合改正朔易服色禮制禮作樂史作樂以

應天制禮以配地禮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聖人

作易幽贊神明易庖犧作易弘開大道古史伏羲

作易編絡天地揚歷象日月敬授人時書聖人作

歷黃帝造歷續漢立四時之制子著九六之文帝

夏書禮類編卷五十三 帝王部 制作

七

世紀 推三光立六節春治五氣設五量大戴合五

緯春正六宗拾遺吹律定姓紀鐘甄聲帝王省

風作樂春作樂崇德易作樂防滿禮黃帝作樂

曰咸池緯少昊作樂曰九淵帝王禹作夏 武王

作武並鄭命咸黑為歌呂氏命伊尹歌晨露詩

庖犧氏作瑟文王益其少宮南聽鳳以定律 神農作

琴帝王朱襄作琴呂氏黃帝庖犧作瑟世作簫

以象鳳風俗禹作夔龍呂氏黃帝立命皇陶

使伶倫作律呂氏命咎陶作刑紀黃帝作檀冕世

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禮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易

構其木榭以避羣害子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結繩

為罾以佃以漁並作網罾用禽鳥與鑽燧取火以

化惺臊韓烹穀為粥燔肉為炙取犧牲以充庖厨

帝下作釜甑成火食之道古史後聖有作范金合

土禮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易神農作耒耜古史弦

木為弧剡木為矢剡木為舟剡木為楫斷木為杵

掘地為臼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致天下

之民聚天下之貨易之以棺槨易之以書契並以

新書石從事魏以典論刻石魏黃帝作弩古史以

銅為兵越黃帝蹴鞠劉武王作弩本使馬鈞作

古書綱鑑類函卷五十三帝王部制作六

司南車魏採銅鑄鼎史鑄鼎象物春秋禮律令

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唐傳考制度脩

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周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

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鶴執戟而舞以象擊刺往

來唐太宗七德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太宗九更

製歌辭太宗命魏徵褚亮虞世南李作上元舞唐高

舞者百八十人衣畫雲五色以象元氣化育詭庶

非厥功高宗時奏破陣樂舞入帝常立以視樂闈乃坐

應歌舞別申嚴奉奏可追思王業勤勞若此高宗

歎而六變以象功業宋淳化中伊嶽言二舞有六

推讓宜先文舞

和峴言陛下以推讓受禮宜先奏文舞

上親製樂大祥符

間上親製樂獻玉清昭應宮及景靈宮

御製樂章真宗又御製

作樂配享樂章

崇德天之極致唐元德

製作簡繆聞者皆悲憤唐

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石晉詔太常詳定二舞冬至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然禮樂廢久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部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登歌發聲悲離煩慙舞者行

列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太宗增十部樂燕樂唐高祖設九部樂太宗乎

高昌增為十部作九絃琴作五絃阮宋太宗嘗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復加以文武二絃朕今增之為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增之為五其名曰水

火金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持矣宮中製渾天儀

宋五儀志歸於金中興更謀制作袁正功獻渾儀樣高宗先自為一儀真諸宮中以測天象其後邵諤所鑄蓋

古書淵鑑類

卷五

帝王部 制作

十九

祖是 禁中作觀星臺續通考明仁宗洪熙初作觀星臺於禁中上時時登臺觀象初

太祖精於天文每以指訓欽定歷註明歷式有二故成祖仁宗皆知天象王歷曰民曆洪

武二十九年 改銅魚符唐高祖罷隋竹使符頒銀免符其後改銅魚符 租

黍之制或差毫釐 鍾鈎為姦害及黎庶宋太宗淳化宋太宗淳化

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間稱黍之制或差毫釐鍾鈎為姦害及黎庶宜合詳定著為安得不新其耳目唐傳 制作可施於後世

通規 五代史論周世宗制 銳意制作以文太平宋徽

實錄一

增通鑑曰晉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桓溫枹頭之

敗溫怒盛諸子私改之 又曰後魏崔浩與高允等共

譏國記曰務從實錄浩刊所譏於石以彰直筆有譖其
暴揚國惡浩竟誅死 唐書曰高祖太宗實錄初敬播
所譏信而詳及許敬宗身爲國史竄改專出己私 又
曰吳兢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
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勸苦切故
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
所爲卽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
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訕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
者歎其直說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
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又曰肅宗時經大亂後史籍燔
闕于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
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
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
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
上獻 又曰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爲切直宦
豎不喜嘗其非實文宗詔路隋刊正隋言改脩非是史
冊者裒勸所在匹夫美惡尙不可誣况人君乎臣宗閱
臣僧孺謂史臣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
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非自己出元和以來相循逮
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義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刪

定有詔適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夫實餘不復改漢等亦
不罷 又曰文宗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
時屈人耶昔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不紀
多失實鄭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
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陞
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又曰武
宗時周墀言故宰相李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他事
凡人君尙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 五代史曰漢
隱帝詔賈緯與王仲寶儼等同修晉高祖出帝實錄廣
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
峻監修國史緯書曰歷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
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歷詆當朝之士使
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太祖貶斥之 又曰周太祖旣
黜宰相王峻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
取日歷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
及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
直學士就樞察院錄送史館自此始 宋史曰太平興
國中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咸乎初王禹偁與修太祖
實錄直書其事 又曰錢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吳淑楊
億同修太宗實錄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餐有差八

卷內楊億獨草五十六卷
真宗稱其才長於史學

又曰治乎中召朱敏求爲

仁宗實錄檢討官同修起居注及英宗在殯有言宗室
服疎者許嫁娶敏求以爲大行未發引不可踰年又有
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
異貶知絳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錄神宗曰敏求
議初不誤卽召還 又曰紹聖元年蔡卞請重修神宗
實錄曾布請以王安石日錄載之 又曰初安石且死
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紹聖間
蔡卞爲中書舍人卽防家取以上因刪落事實文飾姦
僞盡改所修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

百齋齋鑑遺編

卷五十三

帝王部

實錄

三

庭堅皆獲深譴

又曰徽宗立徐勣言神宗正史今更

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
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
錄各爲之說故議論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
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

又曰高宗時朱勝非爲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
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宜召范冲刊定勝非言神
宗史多增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京卞之手議論多不
正命官刪脩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趙鼎以
宰相監脩二史是非得其正 又曰高宗命范冲重修

神哲兩朝實錄冲父皇禹元祐中嘗脩神宗實錄盡書
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壻蔡下惡之祖
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
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 又曰高宗以常同脩撰哲宗
實錄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
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保佑大功哲宗自
能言之正爲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辨
白其事須重脩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
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錄卷末
他日上諭 金史曰熙宗皇統間史臣進先朝實錄三
勾濤同此

嘉慶精鑑類圖

卷五三

帝王部 實錄

三

卷上焚香立受之 元史曰世祖至元間司徒撒里蠻
等進讀祖宗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
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
者 又曰王鶚言國家以神武定四方皆出太祖廟謨
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忘宜置局纂就
實錄附脩遼金二史從之 又曰文宗時以嘗命脩遼
金宋三史未成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史官請以翰林
國史院脩祖宗實錄時有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言
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遂已
弁山堂別集曰明制脩實錄例以內閣大臣總裁而

元勛上公一人監脩太祖實錄以曹國公李景隆監脩戶部尚書夏原吉副之至嘉靖中脩睿宗實錄川禮部尚書席書吏部尚書廖紀蓋特典也 又曰重脩太祖實錄以布衣陳濟與學士解縉為總裁官而禮部尚書樊望剛及講讀以下僅為纂脩官 又曰明實錄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臣纂脩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於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忸袞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

實錄一

古齊補鑑類

卷三

帝王部

實錄

五

唐歷

柳芳上元中坐事謫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而所撰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做編年法為唐歷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

唐年補錄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賈諱采次傳聞為唐年補錄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強盛征伐肆出天下多事辯論次多所闕誤

紀年錄後唐明宗時而事迹相存亦有補於史氏

實錄未脩何瓚等上言張昭有史料當私撰同光實錄十二卷又聞其欲撰三祖志并藏昭宗朝賜武王制詔

誥九十餘篇請以昭所撰上史館拜昭為史館脩撰委之撰錄昭以懿祖獻祖太祖並不踐帝位仍補為紀年

錄三十卷又撰莊宗實錄

尊善集陳瓚嘗尊專據三十卷上之優詔褒美

王安石曰錄改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註交

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後陳執中當國起遷人石械知台州就權家賜取尊堯集

確受禍最酷幾不免至高宗時讀其書嘉其忠特賜諡以表朱墨范冲重脩神宗實錄為考異書明脩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脩

者以朱書世

辨誣彖冲脩哲宗實錄別

六世實錄

號宋墨史

宋敏求補唐武宗以下

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

三朝實錄

周廣順中實錄與

高祖少帝漢

三朝帝紀

孝宗時魏杞撰神宗

會要

孝宗時陳俊卿虞允文等上

世稱良筆

宗憲宗實錄

借又撰文宗實錄

陳壽之流

蔣氏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

創業盡貞觀十四年

至是又撰太宗實錄

韓愈為順宗實錄

議者開

萬世公論

然不息卒寘定無完篇

臣朕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送人言

御史臺任重朕謂國

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

國史院是萬世公論

陸佃以脩撰神宗實錄徒禮部數與史官

晦隱庭堅日如公言蓋佞史也

初太

初太

佃日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

稱故事以折之

宗有

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

因送永熙陵

寢李至嘗詠其事欲錢若水書之若水不從呂端雖為

監脩以不蒞局不得署名至快其事以為專美

援詔

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

令與廷諍

若水又重脩太宗實錄參以王禹偁李宗

上言夔王於太宗屬當為兄實錄所紀

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

召脩實錄

以太祖朝典策未備乃召范杲于濠州

為將加優擢晨夜趨進至宋州遇胡州通判錢熙

以朝議將任僕何官

乞脩實錄

言重脩太平實錄耳

夏竦在外急於進

取乞與脩實

宗實錄不報

徵山林遺逸之士

近克元都得元十三

朝實錄史所以勸懲不可廢乃詔李善長宋濂為

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脩

寶訓

增皇祖有訓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聰聽祖考之彝

訓 率乃祖文王之義訓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
序 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並書 許謨定命遠猷辰告 詩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易 帝範十二篇 唐

宗作以 三朝寶訓 宋仁宗時 呂夷簡上 法寶新錄 呂夷簡上 宗御法寶

錄 傳法寶錄 神宗時 蔡確 參定編錄 祖宗家法 哲宗御法寶 召宰執講

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
之利當與眾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

每奉德音未始不及于 事親之法 呂大防因推廣自 宗法防以進日自

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 三代以後惟本朝所立法最善臣請言具畧自古人
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

以來母后皆朝夕 見此事親之法也 事長之法 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 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不

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 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 治內之法 前代官闈多不 肅官人或與廷

臣相見唐人閭閻有昭容位本朝宮 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 待外戚之法 前代

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 之族皆不預政此待外戚之法也 尚儉之法 前代

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 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 勤身之法 前代人君雖在宮 禁出輿入葦祖宗

皆步自內廷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 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 尚禮之法 前代

人君在禁中冠服尚簡祖宗太后此尚禮之法也 寬仁之法 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該戮小者遠竄惟本 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于罷黜此寬仁之

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遊嬉不用玉器不 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足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 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 節費 王巖叟嘗待邇英進讀 為天下哲宗甚然之

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濟當每事 知人 又讀仁 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

事巖叟曰人主嘗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 多識典 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

古書備鑑類函

卷五

帝王部

寶訓

五

章

高宗朝曾幾承平時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多識前輩言行臺閣典故詔脩神宗實訓書成帝稱善

講求

講求謨訓 尤宗立余端禮言壽皇睿謨聖訓仁政善教所當施於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

力行之

仁厚發為英明 鄭清之進讀仁皇訓典謂仁力行之 仁厚發為英明故能脩

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

英明本於仁厚 又言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

氣而無僞厲峭刻之習

戒子篇 宗太 字民訓 宗理 寬恤詔令 宗

實訓要言

王洙讀實訓要言於適英閣 三朝聖訓 金章宗時右

太祖太宗世宗三朝

皇圖大訓 元泰定帝時司天監

聖訓以備觀覽從之

陳說明訓 元文宗詔廣

訓成請經筵進講仍俾皇太子觀覽後更名曰皇圖大訓

集等曰自惟

早歲踈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豈能周知故

元英宗會諸王

立奎章閣置學士員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

於大明殿詔拜

等其推所學以稱朕意

金匱寶訓 於大明殿詔拜

古香齋

卷五十三 帝王部 實訓 五

住進讀太祖金匱寶訓威儀整

昭鑒錄 明太祖訓戒

暇語音明暢莫不注目竦聽

太子嘗命承

經傳格言為書名曰儲君昭鑒錄至成祖命稍充廣

之法

之益以太祖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

皇明寶訓 太祖又擇言

皇明寶訓

太祖又擇言

訓五卷

文華大訓 明憲宗製文華大訓成命詹事

增唐書曰褚遂良兼知起居注太宗曰卿記起居大抵

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

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

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

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 又曰太宗曰

又曰太宗曰

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又曰杜正倫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於書千載累德帝說通鑑曰太宗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元齡乃與許敬宗等刪高祖今上實錄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今可削去

貞嘉彌鑑類

卷五十三

帝王部 記注

天

浮辭直書其事

唐書曰永徽後左右史惟對仗承旨

仗下謀議不得聞姚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

所言軍國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

政有記自璹始 通鑑曰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

官八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紀之及

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

密奏監察御史及侍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

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

政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事非秘密者皆令對仗奏

聞史官自依故事 唐書曰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鄭

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朝
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晉太宗欲觀
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而下或飾非護
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
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
援故事不異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爲
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爲將來羞庶一見
得以自改朗遂上之 又曰帝索起居注魏慕奏古置
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書不善
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旣管觀之暮曰向

者取觀史氏爲失職陛下一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
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 又曰大
中時裴休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
論非一詳已辭略他議事有所闕史氏莫能詳請宰相
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 宋史曰太祖七年知制誥
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
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稍爲詳備
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
歷送史官近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曆樞密院
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樞密直

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爲慮昧於宣播史官疏遠
何得與聞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卹之令發自聖衷可
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日輪知抄錄以備
史官撰集從之 又曰程琳修真宗實錄而大中祥符
以來起居注闕琳追述上之遂修起居注 又曰韓維
同修起居注侍邇英講英宗初免喪簡默不言維疏言
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
臣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
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臣請執筆以俟一又曰神宗
元豐時王存爲編修官修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

古書彙編

卷五十三

帝王部

記注

三

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亡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
相入殿故事神宗躋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 又

曰徽宗時以天暑合記注官卯漏正卽勿奏事仍具爲
令周常言本朝記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
見論可否神宗時修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
崇政殿延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災曠可畏之候暫停
進對亦人情之常若著爲令則必記於日錄傳之史筆
使後人觀之將以爲倦於聽納而忘先王之美事矣事
遂寢 又曰隆興時胡銓擢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
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

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
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
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閣門以未嘗預牒以無班次爲辭
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閣門以有無班次爲拘詔
從之 又曰孝宗踐阼先是左右史久不除並記注壅
積周必大請言動必書兼修月進乃命必大兼編類聖
政所詳定官 遼史曰遼聖宗詔修日歷官毋書細事
金史曰世宗謂宰臣曰海陵時修起居注不任直臣
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錄之參政孟浩進曰
良史直筆君舉必書自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

百香齋齋鑑類圖

卷五

帝王部 記注

三

又曰一日世宗屏侍臣與宰臣議事記注官亦退上曰
史官記人君善惡朕之言動及與卿等所議皆當與知
其於記錄無或有隱可以朕意諭之 元史曰英宗時
御史李端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自
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從之 通紀曰洪武七
年命詹同宋濂等纂修日歷成凡一百卷 又曰詞林
記曰太祖初建國首設起居注以魏觀宋濂爲之日侍
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注秩從七品單仲祐
詹同嘗任焉其後竟廢令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
班記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以爲日歷書言以爲寶

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宣德後寢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卽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行

記注二

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國有簡冊

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與唐魏知古史官惟詢采

二史不注起居唐劉知幾記言動不敢侵官唐文宗嘗

事有不當毋嫌論奏唐魏知古臣頃為諫臣唐魏知古立侍宋初與

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唐魏知古立侍宋初與

講讀諸儒皆得侍坐邇英閣石楊休奏名侍經筵

修起居注官記言動富立以待從之宋

宗初視事退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而脩起居注官獨

先出賈黯言召臣下訪對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

請并召侍經筵詔許之分立殿上宋王介寧宗夫除起居舍人

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朵殿下何所聞見而脩

起居注乎乞依歐陽修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

留身奏事宋舊制脩注官經筵官許留身奏事而

筆赤墀下唐鄭厚曰記注操筆亦執筆螭頭下見記

唐文老儒恬退宋仁宗時初脩起居注缺中書舍人

宗有恬退名彭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

無以易之謹厚長者曰斯人謹厚長者故置諸左右

其為人也解其記注旋復之記注

與制誥為鄰宋英宗在藩邸時聞蘇軾名及卽位欲以

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

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英宗曰且與脩注

如何時日記注與制諸為鄰末可遽及不若

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乃召試入史館

書之起

居注宋余靖言嘗有呂燾以治獄賜對所易章綬陛下

古書類編

卷五

帝王節

記注

三

聖政日歷 宋孝宗上太皇聖 壽皇日歷 日歷於重華

興造

匠人建國辨方正位 禮國經野 始建城市

而營宮室 水地以縣 禮注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

而平 置槩以縣 禮注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

景以縣正之 識日出之景 禮注曰為規識日

景將以正四方也 識日出之景 禮注曰為規識日

畫參日景夜考極星 禮 揆之以日 詩 規天矩

地衡 審曲面勢 右社稷而左宗廟 禮 九經九緯

經塗九軌 禮注曰經緯謂塗也經緯之塗皆客方九

道為 左宗右社 面朝後市 周禮注曰王宮所居也宗

經之 宮度以凡堂度以筵 堂脩七尺 宮中度以尋野

度以步涂度以軌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

卿朝焉 並周禮 宮隅七雉城隅九雉 周禮注曰宮隅城

維長三丈 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周禮疏曰環涂謂遠

也野於國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 築室百堵 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抹之

陜陝度之慶薨築之登登削屨馮百堵皆與鼙鼓弗

勝 廼立皇門皇門有仇廼立應門應門將將 俾立

室家 廼立冢土 並詩 疏龍首以抗殿 張衡 既新作於

百魯鶴儼類也 卷五三 帝王部 輿造 三

迎風增露寒與儲胥 張衡 土階茅茨唐堯以昌 始

皇興阿房而秦禍烈 文帝惜露臺而漢祚永 唐薛

規構鳩侈 隋楊素營仁壽宮規構鳩侈 營繕相繼 唐太宗時翠微

軍營馬監靡不恢崇 佛寺道宮悉皆輪奐 宋太宗

言 趨末棄本 唐景雲初作金仙等觀章奏以為方農

人舍耕取顧趨末棄本 以夜繼晝 宋丁謂營玉清昭

恐天下有受其飢者 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 唐高宗營東都乃

給二燭 長久詔即其 小鍾山之陽定作新宮 明太祖命劉基

於鍾山之陽增築新城 止從儉素 金天眷元年命少

延亘周匝凡五十餘里 府監盧彥倫營建 宮室止 朴素不飾 明太祖新內三殿成曰奉天華蓋

從儉素 謹身左右樓曰文武殿後為宮前

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以
次序列皆朴素不為飾
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
深宮複禁不欲百姓見之
世長侍宴披香殿謂太宗曰
陛下武功舊第纔被風雨耳
仁壽宮總監楊素索簿閱實
善為執板暗唱無一差繆
土木嘗章升平樓戒上者張丞相
導騎至必匿匠樓下過則如初
閣宋仁宗置邇英延義二
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
施繪畫今用此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陂池臺榭皆深宮複禁唐伏
武功舊第纔蔽風雨唐蔣

閣實工徒隋崔善為督工徒五百營

書向書無逸於二宋張商英為相勸徽宗息

閣閣寫尚書無逸篇於屏

書大學衍義於兩廡明太祖命

遷都一

原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始都窮桑後徙商邱 又曰武

王伐殷以木承水自鄆徙都錦 史記曰成王少周公

攝行政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周公奉成

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啟代殷後國於宋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

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卒營築居

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人貢道里均 吳志曰黃

初二年孫權自公安郡都鄂改名武昌 又曰黃初元

年四月祭南郊即皇帝位遷都建業 通鑑曰後魏

主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大舉伐齊

行至洛陽戎服乘馬而出諭羣臣曰朕世居幽朔飲南

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舊人雖不欲內徙而憚

古黨備鑑類

卷三

帝王部 遷都

三

於南伐遂定遷都之計 金史曰海陵貞祐二年詔遷
都燕京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
海陵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
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爲 又曰貞元元年以遷都
詔中外改燕京爲中都府曰大興 又曰金宣宗決意
南遷五月遂發中都七月車駕至南京高琪請修南京
裏城 又曰左司諫僕散毅夫乞更開封府號賜美名
以尉氏縣爲刺郡睢州爲防禦使與鄭延二州左右前
後輔京師上曰山陵在中都朕豈樂久居此乎 元史
曰世祖在潛邸嘗從容語霸特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

古真淵鑑類

卷五三

帝王部 遷都

美

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
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
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
可世祖撫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後世祖至開平卽位
遂定都於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特魯之力也 又
曰世祖初命劉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於
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爲上都而以燕爲中都
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建國號
曰大元而以中都爲大都 通紀曰永樂十四年將建
北京宮殿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疏言北京爲上

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南俯中原沃
野千里山川形勝宜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
業從之 明紀事本末曰永樂十八年九月北京宮殿
垂成詔以明年正月朔御新殿乃命召太子太孫於京
師

遷都二

原少昊徙曲阜帝工世紀盤庚遷於殷不常厥邑於今五

邦古我先王將多前功書匪亟其欲適追來孝 作

邑于豐宅是鎬京並詩召公相宅周公成周 維龜正

之武王成之 卜云其吉終焉允臧並詩 莽敢違卜用

京齋淵鑑類

卷五三

帝王部 遷都

三

宏茲賁並書 度其夕陽 度其鮮原 迺陟南岡 迺

觀于京並毛詩 迺正厥位 翼厥攸居 建城市營宮

室 太史抱法禮 永命新邑 安定厥邦 永建乃

家 四方和會並書 四方入貢並史記 民利用遷並書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宋靖康金兵薄城下唐恪議留太子居守而西

幸洛帝將從之何 永嘉不幸暫都江左 方當蕩平

區宇旋軫舊京折桓溫 宣宗南渡棄厥本根 宣宗

南播疆宇日蹙史金 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

故事以安天下宋太祖如西京欲留都洛陽羣臣與晉王光義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

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曰在德不在險帝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

雍矣 遂還 與天臣密議數月而行明永樂十九年遷都北

三殿災主事蕭儀言遷都非便上震怒誅之既而上言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疑而曰道

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

部院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午門對辯尚書夏原吉奏

曰言官職當言路應詔陳言皆當臣等備日大

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上乃兩釋之

教化

原聖人以神道設教詳帝 先王觀民設教易 風以動

之 教以化之 垂世立教孔安國 垂裕後昆書

宓犧神農教而不誅 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周 三皇

設言民不違 五帝畫像世順機何休 開物成務易

克綏厥猷書 成天之道禮 取地之財大戴 式

古書淵鑑類考 卷五十三 帝王部 教化 五

和民則 式化厥訓 敘時五福 敷佑四方並 天

之牖民詩 因民為制周 肇修人紀書 長百之材

詩 則山高以居賢依巽風以善俗 範圍天地之化

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

之謂之通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

繫 章善癉惡樹之風聲書 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左

教化

原聖人以神道設教詳帝 先王觀民設教易 風以動

之 教以化之 垂世立教孔安國 垂裕後昆書

宓犧神農教而不誅 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周 三皇

設言民不違 五帝畫像世順機何休 開物成務易

克綏厥猷書 成天之道禮 取地之財大戴 式

和民則 式化厥訓 敘時五福 敷佑四方並 天

之牖民詩 因民為制周 肇修人紀書 長百之材

詩 則山高以居賢依巽風以善俗 範圍天地之化

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

之謂之通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

繫 章善癉惡樹之風聲書 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左

著之語言左 教之道藝 章善癉惡以示民厚

禮 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書 天地尊化風俗 教思

無筭易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詩 教之防利告之訓

典左 風以詩書 以禮教親則民不怨禮 以樂教

和則民不乖 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以俗教民則民

不偷 以刑教中則民不蹏 以誓教邇則民不怠

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以

賢制爵則民慎德 以勲制祿則民興功並罪 每歲

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書 正月朔日布王治於天下周禮

教民播種淮南 教民耕農古史 教民食穀賈誼新書

神農作教管子 燧人教漁禮 虞犧教獵尸 教民漁

田越 教民巢居頤陵始學篇 節水火大戴禮 化腥臊韓子

養才以任地履時以象天禮 教化若神淮南子

化如神明劉邵七略 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經 休風偃物

古書新編類函 卷五十三 帝王部 教化 堯

淳化元通王統七釋 行于江漢詩 聲暨海外七釋 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並詩 有典有則

詒厥子孫書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書 德音孔昭視

民不桃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詩 增王者以教化為

大務董仲舒策 民至愚而神元王恂言於世祖 吾不之疑則反

覆化為忠厚同上 久安之民驕伏驕伏則難教 經亂

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 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 湯

武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唐魏徵言於太宗 民力息則生養

逐 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元大德時吳元圭言 治國之

要教化為先 教化之道學校為本明太 致治在於

善俗善俗本於教化 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

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上同 方今承平之際正宜講

究此事金章宗時戶部尚書鄧儼等言 不明教化不知禮義明太祖論劉基

列聖所循皆尚德教唐權德輿對憲宗 宜以祖考躬行之

教為法宋張綱對徽宗 躬履節儉以示四方宋孝宗時周濂知臨安府上言

風化必自近始上同 教化之行當自貴近始金世宗論廷臣

人皆以教化為餘事金章宗時宰臣言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為上其

有秉心寬厚欲行教化者輒謂之迂濶故人皆以教化

為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諭所司官吏有能務行德

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宗 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明

言 敦朴素 革浮偽 過行者破嗤於鄉 不昵者

古冀備鑑類例 卷五十三 帝王部 教化 單一

蒙摺於親唐太宗時高馬言 禁喪葬作樂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 戒

飭風俗禁民奢侈宋光宗詔 定制度辨上下 服用居室

各有差等 抑昏喪過度之禮 禁追逐無名之費金章宗

宗時宰臣集議 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使士不趨於浮僞

重農桑寬賦稅省衙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

元世祖時 姚樞言 月朔讀法明洪武二年命郡縣長吏月朔會民讀法 分教郡

國命太祖以北方喪亂之後 社學師儒各詔天下闕里皆立社學

延師儒 大誥三篇訓化民俗明太祖敕成周大誥之製以訓化民俗取當世

事之善可為法憲可為戒者著為條目既而又續為一篇以由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

從化者多故又作三 家識慈孝人知廉恥唐太宗時高馬言

士敦操尚鄉恥輕薄宋文帝元嘉之政識朕此懷務相安

養海內之人皆為兄弟唐太宗詔勞刺史陳君賓江左風俗於

斯為美宋文帝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宋太宗時陳旭十三世同居

民間風俗開稍淳儉金世宗言剖股割肝咸見慶賞數

世同居輒復其家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

瑞史不絕書宋史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唐憲宗時權德輿

輿言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宋史論

來遠

懷遠以德尚書誕敷文德尚書舞干羽而有苗格

書弗寶遠物則遠人格大禹無忘無荒四夷來王明

古香齋淵鑑類編卷五十三帝王部 來遠 聖

王慎德四夷來賓柔遠能邇安勸庶邦尚書柔遠能

邇以定我王詩惟德動天無遠不届華夏蠻貊罔

不率俾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並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詩方外百蠻無思不服漢書蠻夷率服

書蠻夷懷服大戴禮遠夷稽顙續漢書蠻夷皆服呂氏

春秋夷狄思慕司馬相如鄰國襁負歸德尚書四

方襁負而至駿奔稽顙委質重譯張景陽諸侯同

日貢者五百國帝王世紀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

來者六國尚書大傳遠方來譯至者十六國帝王世紀

四方來附詩一時歸湯帝王世紀一時歸桑穀合生通道百

蠻國語武

肅清萬里

晉陽秋高祖伐公孫

庶邦丕享

不

退有佐

近者悅遠者來

論語

幽邦肆險遠國亡遐

應場華

筵頸舉踵向風慕義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心歌腹詠

樂在歸附

胡綜為吳

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詳帝功

風

兩所至莫不從助

史記五帝本紀

密須歸文王

呂氏春秋

風沙

歸炎帝

帝王世紀神農氏

匈奴來朝

漢書直紀

鮮卑送璽

晉中興書

元帝

奇肱車至

括地

蕭愼來貢

書

僬僂貢沒羽

大典

濊豸貢良弓

論

西戎獻劔

列子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劔

世紀

西胡獻栝

十洲記云周穆王征西戎獻栝是百王之精

西旅獻豸

越裳貢雉

史記周本紀越裳貢白雉

倭王獻錦

魏志長初中倭奴王國獻文錦

百寶類編

卷五三

帝王部

來遠

聖

獻吉光毛裘

武帝天漢三年西域國王獻吉光裘

火浣以示百寮

魏志

齊王芳即位西域重譯獻火浣布

檣矢陳於玉階

沈

賀肅慎

賀肅慎

唐魏

修政事則遠

人來歸

宋呂蒙

民既安利則人斂衽而至

以德懷

遠以惠利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

宋張齊賢言

殊方異

俗相率向化

宋趙普言

懷荒振遠諭以賞格

宋太宗時楊億議棄靈州

遠人來歸宜有旌異

明成祖諭

與民休息遣使往來

祖

聲教遠被自當來賓

修文德以來遠無鈍兵

而坐銳

宋太祖時田錫言

示綏懷萬國之心

用駕馭四夷

之策

同上

垂天覆之仁

假來王之便

宋真宗時朱允符言

不

使北面則遠方何所瞻仰唐高祖時高麗貢方物帝欲讓而不臣温彦博曰遠東本箕子國漢元克邵不使一歲一進此非所以來遠人

末神宗時合泚河諸國限二歲一進王會圖唐太宗時遠方游師雖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

朝貢甚衆服裝詭異命西川宋太宗太平興國師古作王會圖以示後

雍熙二年使還西川程記以獻仙晨帝所隋煬帝在東都以外國朝貢踵至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夾

前曳錦毅珂金班者十餘萬百官都人列繪樓閣夾道被服光麗國皆供帳池酒林藪在所玉帛風雲

令邀飲食蠻彝嗟咨謂中國為仙晨帝所玉帛風雲

明永樂時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外國朝雲會

使及在京耆老聚觀上顧皇太孫曰可謂萬方玉帛風雲會

葱嶺以東皆奉貢贄唐高祖西域諸國來朝獻地隋場

諸蕃畢集洛陽唐高祖四國扈從東封唐明皇封泰山

倭四國不受康國內附唐太宗時康國求內附上謂招來絕域靡費百姓謝不受

交趾獻前貢物元世祖將征交趾丞相不忽木曰不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大小

遺其王等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大小

遠邇悉奉琛幣東逾遼水重譯來附西南極遠之

國俱來朝受封爵明成祖

古香齋新刻

卷五十五

帝王部

來遠

聖

古香齋新刻神珍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帝王部十五

用賢責躬

崇儒 戒懼

勤勞 謀猷

務農 巡行

用賢一

原管子曰昔黃帝得蚩尤明乎天道得太常察乎地利得青帝辨乎東方得祝融辨乎南方得大封辨乎西方得后土辨乎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下化左傳曰舜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安國注禹稷契皋繇伯益帝王世紀曰禹納禮賢人一沐三握髮一食三起尚書曰高宗夢傅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帝王世紀曰文王敬老慈幼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是以太顛闔天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咸至是為四臣毛詩曰棫樸文王能官人也芄芄棫樸薪之楨之毛萇注曰芄芄木盛也棫白楸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喻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理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闔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管

古香齋新刻

卷五十四

帝王部

用賢

一

子曰桓公在蘄管仲隰朋見忽有二鴈飛而過公歎曰寡人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漢書曰高帝云方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吾不如蕭何運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班彪王命論曰舉韓信於行陣收陳乎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漢書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向異人並出下武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

增通鑑曰漢昭烈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

有鱗淵鑑類函卷五古帝王部用賢

二

有水也又曰晉時海內大亂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於是辟椽屬百餘人刁協下壺陳頽庾亮等皆與焉又曰周顛奔垠邪王睿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旣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又曰秦以王猛爲相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嘗罪秦國大治唐書曰太宗嘗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闕草昧元齡功也貞觀以後納忠諫正

朕違爲國家長利微而已 又曰太宗爲天策上將軍
下教以杜如晦等並以本官爲學士凡分三番遞宿於
閣下號十八學士 又曰帝召馬周末至使者四輩敦
趣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 又曰帝嘗曰朕官
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
魏徵不棄也 通鑑曰明皇謂盧懷慎曰朕以天下事
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 又曰姚崇宋璟相繼爲相
崇善應變成務璟守法持正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
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唐書曰德宗時外雖有幸相
主大議而陸贄常居中參決時號內相 又曰憲宗以

貞嘉淵鑑類

卷五

帝王部

用賢

三

裴均爲學士時李絳崔羣與同列又擢韋貴之裴度知
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躡蹠爲輔相自它選任罔不
精明以成元和之治 宋史曰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
才而尤禮文士層載與張昭實儼陶穀徐台符俱被進
用 又曰太宗厲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李昉舊德亟加
進用繼擢呂蒙正張齊賢迭居相位復進賈黃中俾參
大政而四臣膺順德美修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 通
鑑曰太宗嘗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又曰
真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對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
人此最爲先 宋史曰仁宗時晏殊爲相殊平居好賢

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
務進賢材而仲淹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
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 又曰仁宗用文彥
博富弼爲相詔百官郊迎范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
之以至誠近制兩制不得詔宰相居第百官不得聞見
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禱爲
兩得矣 又曰富弼與文彥博並相宣制之日士大夫
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
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元史曰仁宗卽
位召世祖朝諳知政務素有聲望老臣乎章程鵬飛董
士選太子少傅李謙左丞郝天挺廉訪使程鉅夫等詣
闕同議庶務 通鑑曰元仁宗嘗曰回回以寶玉鬻於
官此何足爲寶惟善人乃可爲寶善人用則百姓安
又曰元英宗以拜住爲相謂之曰乃祖木剌黎佐太祖
安童相世祖廼念祖宗令聞豈不盡心拜住再拜曰臣
畏天下事夫識見有未盡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
耳 通紀曰明太祖下婺州胡大海薦書田劉基浦江
宋濂龍泉章溢麗木葉琛太祖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
康入見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又曰仁宗卽位進蹇
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金幼孜太子少保

並兼職如故內閣位進三孤始此士奇等旬月間自五
品超遷至一品臣子恩遇至此極矣 又曰仁宗賜蹇
義楊士奇勅內有云書曰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
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茂永終是圖 又曰孝
宗經筵畢召內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取
羣臣奏本付溥等面議以次陳奏從容顧問擬議停當
然後批答 又曰劉大夏嘗召入內廷奏事至御榻前
上轉視左右即近侍內臣皆退避不與聞也 又曰都
御史戴珊以疾求退不得一日上召劉大夏議事因奏
及之曰珊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日為彼申達

百齋補鑑類

卷五十四

帝王部

用賢

五

下情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
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舍我而先歸乎

用賢二

求賢 優賢附

原賢者國家之器用 欲霸王者託於賢說 百僚師

師百工惟時書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書

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書

任天下智力魏志

以聖賢者為牧上賢

下不肖書

貴人而賤祿禮記

善人在上國無幸民氏左

禹稱善人進不善人遠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能

用善人民之主也

並左

任能禮記

使能周禮

任才

尚計典

知人拔善虞預音書

或以言親或以德進禮記

任賢得人

漢後

舉不失德

左氏

拔奇取異不問僕隸

漢武

取士於賢不拘卑賤

陸凱表

唯其任也何賤之

有氏

急賢甚於飢渴用人速於順流

論

收天下之

傑

朝九州之俊

桓譚新論

收禮名豪

晉中興書

網羅羣

彥

探海出珠舉網羅鳳

羣士慕嚮俊傑來仕

杖策北渡

東觀

鱗集帝宇

曹植

迎龍鳳於廊廟

登俊

又於壠畝

王粲七釋

林無被服山無羣帶

張景陽七命

藜林之下無愁士江河之畔無隱夫

劉向 河濱無洗

耳之士

曹植七啟

淵藪無不收之歎

傅元七贊

高宗夢傅說

文王見呂尚

伊中候

以幣聘伊尹

孟子

設壇拜韓

古齊猶鑑類函

卷五十四

帝王節

用賢

六

信

漢書

呂尚牧渭濱

樂道出獄吏

後漢書

拔足揮洗

揖廊生之說

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

班彪王命論 二老

歸周四奇

漢揚雄

舜駕五龍漢鼓六翮

抱朴子 漢用

三傑

漢書

魏基五僞

葛洪子

使四面從五聖

黃帝 顯頊

年十五而佐黃帝

帝學年十五而佐帝

顯頊子 黃

帝舉風后力牧

舜左禹而右皋陶

大戴禮

使少皞

主金

使祝融氏主火

越記

以句龍為后土 命重氏

為南正

古史考

分命羲仲宅隅夷 申命羲叔宅南交

分命和仲宅昧谷

申命和叔宅幽都 魯任伯禹

尊顯之官

並書

處羣臣之上

諸葛亮表

分掌四方各如已

視帝王虞世紀 輔佐不阿淮南子 智竭其策漢書 勇奮其威

王論虞邱壽 同心同德書 同德度義左氏 得力牧而為

五帝先漢書 得咎繇而為三王祖漢書 舉后稷民

除四死謂饑寒 問鬻子民得四生謝帝 十夫帝翼

書 九才亂武七幅 五賢與邦二八登帝魏文與曹洪書

爪牙信布腹心良乎 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將相則

張安世趙充國並漢書 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俊民用

章家用乎康 宣亮天工並書 佐化於外帝王世紀 其惟

吉士相我國家 既獲仁人祇承上帝 格于皇天

格于上帝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並書 藹藹王多士

右臺淵鑑類圖 卷五十四 帝王部 用賢 七

萋萋臣盡力爾雅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樂只君子邦

家之光 公侯于城 公侯腹心 維申及甫維周之

翰並詩 衛青在位淮南不敢謀漢書 予曰有疏附予曰

有奔走予曰有先後予曰有禦侮詩 如石投水 河

潤九里東觀 冀得其澤莊子 魚有水蜀志 鳳有翼 杞

梓皮革自楚往也左氏 天下之士多就之孟氏 俊父在

官 罔匪正人書 六官之長皆民譽左氏 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書 歎彼晨風鬱彼

北林 颯颯其羽亦集爰止 振鷺于飛 南山有臺

北山有萊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 無怨無惡率由羣

匹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並毛詩選舉英才無拘

定制漢胡英能承風俊又感事後漢

拔巖徒以為

相載釣叟而師之晉虞鑿齋夫捷給之對思絳

侯木訥之功漢韋聖主賢臣世以致理漢胡天下

喁喁仰其風采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

帷幄容其蹇辭舉措稟其程式並後漢書用人當用其

所長元許衡用賢轉石漢劉向用君子則治元世祖時

篤皇太子遣人問疾因問治道希憲答曰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人主用忠良久益

治用邪佞一日多矣唐楊嗣復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

難進易退之人宋王曾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宋杜

莫暮瀾鑑類函卷五十四布王部用賢

八

範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元世祖置集賢館命阿魯渾陸理領

之士應詔者盡命館穀之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

過望有官於官徵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餼於

丙臺帝見之帝果還而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

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

不至况欲知人堯舜猶病唐李絳用賢入主之事宋

損之乎宋李昉曰用賢入主之事若受人誹是召諸賢於散地宋

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一時譽望收召略盡宋理

宗二十六年朝觀政事收攬威柄召諸賢於散地

御極以來親擇羣才大者為棟梁小者為榱桷宋宗語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唐文宗設此待天下賢士

唐曹確曰太宗著合文武官六百四十非敢望拔十

三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

得五宋太宗謂侍臣曰欲博求俊又於料場中非敢

謂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

其為我博選賢士朕將用之唐文宗此名臣也朕將用

之宋太宗飛白書向敏中及張詠二名有德老儒請

徵用之元英宗時拜住言也朕將用之學士趙居信直

適副朕且大用宋陳康伯除吏部尚書宰臣議用

布衣不次進用周世宗好拔英俊有自布衣下列賓

諸要途宋范純仁曰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宰

相豈盡由科第宗周世宰相須用讀書人宋大寓意

礮溪宋太宗曲宴後苑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鈎副

予前席真宗時楊億在告上遣中使致太醫視之億拜

注想元老唐文宗上已宴羣臣曲江以裴度渴想

不赴賜以詩有注想待元老之句

儀刑宋神宗以安石為欺復召馮京知樞密院京猶

恨致用之晚宋太宗於呂端驟被致太平必斯人王

嘗奏事退真宗日送之曰自舉無先容唐太宗曰古

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御史中丞謂之日

朕自舉之無先容也非由左右言宋英宗以唐介為

卿在先朝有直聲矜聞其疆幹召還張詠在蜀太宗

用卿非由左右言也壽官高宗一見謂惜聞卿

直學士惜閒卿於疆健時辛次膺拜御史中丞謂卿

於疆受命而來喜於得賢壽官高宗一見謂惜聞卿

健時方美官缺每欲用卿明皇以蘇頲為中書侍郎勞

賢者朕為卿恨漢高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賢亦資

暴莽後漢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

古書齋鑑類函

卷幸四

帝王部 用賢

九

漢高舍陳平之醜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晉書左禹

右臯陶不下堂而天下治經濟類編夏禹得臯陶為三王

祖齊桓得管仲為五霸長唐太宗帝定禍亂而房杜

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

杜濟以文唐書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元齡兼

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

不如彥博濟繁治劇眾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

為心恥君不及稷廷臣不如微至激濁揚清疾惡好

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唐王珪汝得象殊重慎微密

章得象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賈昌朝惟汝仲淹汝誠

晏殊古書齋鑑類圖卷五十四帝王部用賢十

予察范仲淹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富弼日衍汝來汝予

黃髮杜衍予早識琦琦有奇骨韓琦惟修惟靖立朝軼

軼歐陽修素相之後舍忠履潔王素襄雖小官多聞

予徹蔡襄仁宗朝杜衍韓琦為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而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

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石介作慶歷聖德詩

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

道質直如薛奎英宗時司馬光言冰鑑則有王恕彭韶

練達則有馬文升劉大夏老成則有劉健謝遷文

章則有王鏊邱濬刑憲則有閔珪戴珊明孝宗朝原求

賢帝谷四岳書明敷仄陋敷求哲人勤於求賢

旁求俊彥詩 開求賢之路 求賢不及漢書 我

求懿德詩 無幽不求 天賜賢入 夢帝眷良詩 窮

興能進賢周書 舉賢禮記 舉佚民書 贊傑俊詩

聘名士禮賢者月令 舉賢良文學漢書 舉爾所知論語

枚卜功臣 聿求元聖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有能

奮庸熙帝之載並書 一饋七祀詳勤勞篇 一食三起帝王世紀

方欲興文武 每食未嘗不在鉅鹿漢書 仰山董子

側席後漢 障賢者死尸子 天下之士騷然而至齊對

桓公 拂巾衽褐以企旌車晉郗詵 白駒皎皎不離風塵

束帛莛莛榮高物表忠疏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古香齋鑑類函 卷五十四 帝王部 用賢 十一

三人並行必有我師漢舉孝廉詔 旁求四方以招賢後

孔融薦 求賢暫勞垂拱永逸任昉 東帛未賁於邱園

蒲輪頓轂而不駕晉虞預 比下詔求賢 又搜遠

所遺唐德宗 豈借才異代治今日之天下唐李絳言 天生

賢才目足以供一代之用宋崔與之 止得求名文士 難

得有道賢人唐關播謂德宗曰陛下求賢又使舉薦然

可舉 何以副求賢之意金世宗謂宰臣曰朕在位日

選邪 卿等盡公舉薦今六品以下殊 思得賢士寤寐不忘

乏人材何以副朕求賢之意 世宗又曰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卽令

體訪職官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具姓名以聞 遺逸皆見旌異宋理宗親臨庶政 因民望而並招之

理宗時臣僚多乞召還魏了翁
直德秀上因民望而並招之
搜訪山林隱逸之士

元英 招致山澤道藝之士
元阿魯渾薩理勸世祖治
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

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嘉納
之遣使求賢置集賢館以待之
分行十道旁求隱逸

之士 明太祖命學士詹同等十人
于詔趣召即位立

召辛 奉行十道旁求隱逸之上
次膺 奉詔求賢 元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帝素聞趙

又薦趙孟頫等二十 求賢三十年 元世祖嘗謂朕求
餘人帝皆擢置臺憲 賢三十年惟得寶

漢卿及李 勞於求賢後成無為之治 樂於忘勢

乃能致難進之賢 明英宗聘處
士吳與瀋詔 求賢圖治宵旰皇

羣賢偕來布列在位 明宣宗
倚蘭操 原優賢就賢體遠

尚有德禮 尊有術 聖人養賢 大亨養賢 易

百善齋淵鑑類編 卷十四 帝王部 用賢 士

禮下賢者 史記 外禮宰相 漢書 待以殊禮 東觀 待以

師禮 樊英 待以客禮 楊彪 天子交匹夫 孟 周公

下白屋 家語 五耦而式 大戴 三顧於盧 蜀志 軒轅滕

行 莊子 文王趨拜 上親執轡 書 釋旄繫鞶 帝王

拜於牀下 德 每為之拜 魏 不冠不見 漢書 攬履

而起 邴原 遂至車前 書 引登御牀 世 峻邀入輿

臧榮緒 為掘新井 管子 為設虛坐 吳 子陵俱臥耳

略 子太非吾吏 有莅任之方 是以相屈 晉中 式

商容 廬 帝王 君其力就會 魏 終祿其身 高 式

封比干 墓 晉 載自臨喪 帝王 急登賢之舉 虛降

已之禮後漢書

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漢郎頭疏

唯恐

禮之不重晉皇

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淮南

側席

以求光武側席

下車而揖光武嘗出南郊嚴遵曳長裾持鹿角立不動天子

降寢殿

而指王景賢有王佐才苻堅傾

身禮之以為股肱羽翼

降寢殿

設壇席尚書奉

引延問得失後漢書

引至臥內唐太宗嘗

引魏徵至臥

賜坐詢事宋真宗時种放見於崇政殿賜坐論事

見必

為興去輒臨軒以送

於姚崇唐明皇

八屏不趨贊事不名

漢明帝於包咸

以輩行呼而不名唐陸贄始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帝以輩行呼

勅賜尚書

而不名

錫以几杖漢包咸

賜延年杖魏文帝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

詔曰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涯所宜優異以彰舊德其賜公延年杖

勅賜尚書

古慕爾鑑類圖

卷五十四

帝王部 用賢

三

祿漢明帝東巡過任城幸鄭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壽

御書得賢頌宋虞允文以樞

密使復為四川宣撫太上御書聖

主得賢亞頌以賜孝宗又為製聖

解衣衣之唐德宗於陸贄

覆以禳袍韋綬為翰林學士帝嘗幸其院章如從會絳方寢學士鄭綱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

乘以妃蜀禳袍覆而去

庭為納陛宋真宗每見居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妾僕壞大宮

延陞峻特合為納陛

鄉改旌賢宋仁宗改王曾鄉名曰旌賢鄉

崇儒一

增通鑑曰漢武帝即位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庭得董

仲舒策天子嘉之於是罷黜百家俾學者知尊孔氏

又曰上雅尚儒術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

又曰詔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

請爲博士置弟子復其身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
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上從之自是公卿大夫士吏
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又曰宣帝時張敞上疏勸上游
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 司馬光曰光武紹恢前
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尙經術賓延儒雅繼以
明章邇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
郡縣吏咸選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
通鑑曰晉南渡初征南軍司馬戴邈請篤道崇儒以
勵風俗從之始立學 又曰晉范甯好儒術嘗謂王弼
何晏蔑棄典文幽沉仁義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

古晉書

卷五十四

帝王部 崇儒

十四

風餘俗至今爲患 又曰齊高帝問爲政於參軍劉瓛
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
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
安必危齊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又曰魏顯祖
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又好賢樂善李
冲李彪王肅等皆以文雅見親制禮作樂蔚然有太平
之風焉 唐書曰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爲先
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 又曰張復頴高祖
鎮太原引爲客以經授秦王及卽位召見帝從容曰今
日弟子何如復頴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

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皇帝笑曰
朕昔受大誼於君今尚記之復頴頓首謝曰陛下乃生
知臣叨天功爲己力罪也帝大悅 又曰高宗顯慶中
劉祥道陳六事其一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嘗舉秀才
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番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
遂絕 又曰明皇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
皆張說倡之 又曰明皇爲太子時褚無量侍讀翼
善記以進厚被禮答及卽位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
設腰輿許乘入殿中 宋史曰太祖復以賓儀爲學士
嘗召草制儀至苑門望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却立不肯

百藝淵鑑類

卷五十四

帝王部 崇儒

五

進帝索冠帶召八儀遂言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
下若此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帝斂容謝之 又曰太宗
留心儒術貢生皆臨軒覆試 又曰太宗令以儒行篇
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 又曰真宗謂陳彭年
曰儒術汗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
經術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
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寢微太祖太宗丕變
敝俗崇尙斯文朕獲紹先業謹遵聖訓禮樂交舉儒術
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難在乎聽受臣之
不易在乎忠直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

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翰篇真宗爲崇儒術爲君難爲臣不易二論示之彭年請示輔臣刻石國子學焉 又曰

上方興起道術令邢昺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員 又曰仁宗卽位宰相請擇名

儒以經術侍講讀乃以孫奭爲翰林侍讀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 又曰渡江以來進退合義

以胡安國尹焞爲稱首 又曰周必大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章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末引

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

古書齋淵鑑類函

卷十四

帝王部 崇儒

六

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真儒何至雜伯哉願乎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 通鑑曰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

刑人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唯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

乎 又曰寧宗卽位召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初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

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爲誰裳以熹對及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及

卽位趙汝愚薦之召入經筵 宋史曰理宗卽位杜範
上言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
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卽有厭棄儒
學之意此正賢不肯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 通鑑
曰理宗贈朱熹太師封信國公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
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
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宋史曰理宗淳祐元年詔
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
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
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語

古齋齋淵鑑類函

卷五十四

帝王部 崇儒

七

孟中庸之書本未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
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
祀以示尊養之意 宋史贊曰宋嘉定以來正邪貿亂
國是靡定理宗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九
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
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
帝始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又曰理宗召真德秀還以
爲戶部尙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
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上欣然嘉納 金
史曰世宗謂宰臣曰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

出身者自幼爲吏習其貪墨至於爲官習性不能遷改
政道興廢實由於此 元史曰憲宗時高智耀入見言
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
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
教育之帝從之詔復海內儒士徭役無有所與 通鑑
曰元楊准中用師於蜀獲姚樞始重經學乃建書院以
許衡爲國子祭酒 又曰元仁宗謂侍臣曰朕所願者
安百姓以圖至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
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所興也 又曰有問夔夔者曰
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夔夔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

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做書當時御筆於
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且儒者之
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
之則人倫咸失國家咸亂汝慎勿以斯言亂吾國也儒
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
何可易視也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退朝御便殿輒召
儒臣論治道 又曰屢遣使求經明行修之士 又曰
選秀才張宗濟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直文華殿
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
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曰以爲常 通紀曰仁宗建弘

文閣謂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儒士陳繼對蹇義復舉學錄楊敬等皆命直弘文館

崇儒二

為世儒宗

東晉初立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樂凡有擬議皆取決焉

治天下匠

元太祖時夏人以善造弓見知於太祖因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為天下者豈可不用治

百代絕學之倡 宋開禧初周敦頤程顥程頤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諡其後皆得賜諡寔自希夷發之 氏私言 宋光宗時劉光祖言道學非程氏私言乞定是非別邪正從之 正學遂明於

古書淵鑑類

卷五十四

帝王部 崇儒

九

後世 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後世真德秀之力為多 維持三綱五常之道 元仁宗嘗曰儒者可尚以能

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 下開濂洛道學之懿 宋仁宗臣及第賜中庸篇呂頤及第賜大學篇表章此二篇風厲儒臣是已開四書之端矣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開濂洛道學之

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 直德秀言於理宗 儒者握持綱常如此其固 元仁宗嘗與羣臣語握拳示綱常如此其固也仁宗講學之功如此者皆李孟啟之也

闔戶讀論語 趙普晚年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 終身誦聖言 李沆為相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

之言終身 誦之可也 使我稽古臨事不惑 太宗詔魏徵虞世南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 勵志講學綱懷

日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典刑理宗贈朱初登大寶招徠者儒劉光祖疏篤

道崇儒以勵風俗晉元帝時崇禮儒臣講求治道明

宗諭楊宜近師儒宋仁宗時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

士奇等褒表老儒漢表老儒師儒即召孫奭馮元勳請崇政殿

補外帝自寫詩寵尊寵儒臣賜金紫先是待制不改

行日以儒林舊德渴於相見宗曰聞卿大名

服仁宗面錫之曰朕自講渴於相見宗曰聞卿大名

席賜卿所以尊寵儒臣也從容咨訪熙寧初呂公著薦程顥為太

為累詔不至從容咨訪熙寧初呂公著薦程顥為太

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煩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

從容咨訪正午始趨出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

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儒者逢辰之幸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閱庫書邢昂

四方無事何以至此儒者逢辰之幸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閱庫書邢昂

貞嘉備鑑類

卷五十四

帝王訓

崇儒

十一

儒臣姚樞等入白衣對崇政殿景祐初更定雅樂詔

省議事從之白衣對崇政殿景祐初更定雅樂詔

胡瑗白衣對崇就寢起讀終篇孝宗時朱熹投匭進

政殿授校書郎就寢起讀終篇孝宗時朱熹投匭進

終咨時務訪治道明太祖進攻婺州山寧國道徽州

治北面立而問道周主養老於太學當用經術明

於大誼漢昭帝曰公卿大臣當館閣之職文史為先

宋孝宗時呂祖謙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

中書舍人陳騭駁之孝宗批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

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

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

宗時李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
儒士成才者請擢任之俾學者有所激勸帝曰卿言是
也自今勿限資級果才盡令讀書知為治之道宋大
而賢雖白身亦用之盡令讀書知為治之道宋大
武臣盡天子禮樂之司唐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供
令讀書天子禮樂之司唐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供

張說聞之曰古帝王功成則有蒼滿之失今陛下崇儒
尚道躬自講論延置豪俊則麗正院乃天子禮樂之司

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
翰林深嚴之地宋人祖曰
蓋未達邪帝知遂薄堅
翰林深嚴之地翰林深嚴
之地當得宿儒處之范質等曰賢儀清介重厚然已自
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論以朕
意

詳明禮樂 博涉典墳 為儒學之宗師 乃薦
紳之領表周世宗留 闡揚文治 儒學嚮臻 周巖

廊以聘隱淪 盛科選以來才彥

勤勞一

原抱朴子曰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
體之者猶復不敢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
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

古書齋鑑類函 卷五十四 帝王部 勤勞 三

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謔子心論導養而質元素二
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
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 澤之辭
相地理則書青鳥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
記秘要窮盡道真遂升龍以高齊與天地乎罔極 史
記曰黃帝代神農諸侯有不從者從而征之未嘗寧居
東至海登桓山及岱宗西至崆峒登雞頭南至江登熊
湘北逐獯鬻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行
以師兵為營衛 帝王世紀曰堯命禹以為司空繼鯀
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

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掛而不顧履遺而不取 又
曰禹沐淫雨櫛疾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乘四載
隨山刊木平治水主定七百國 嚮子曰禹飯一饋而
七起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恐其留吾門也
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廷門可以羅雀 符子曰
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
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
君之勞矣 **通鑑**曰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於承
巷待罪王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治

又曰漢武帝時太子每諫征伐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
遺汝 又曰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及親政事
勵精爲治 唐書曰太宗問房元齡蕭瑀曰隋文帝何
如主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餐
而食亦勵精之主也上曰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決
不假羣臣羣臣旣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
諫爭 又曰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昃暑
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
所與處者獨官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
殊不知倦也 又曰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六

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卽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
漏下下一刻 又曰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文宗命輟
朝放朝皆用隻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觀察其能否故
太和之初政事修飭號爲清明 宋史曰太宗孜孜爲
治每御長春殿視事罷復卽崇政殿臨決日旰未遑御
膳謝泌言請自今長春罷政旣膳後御便坐不報 又
曰真宗嘗謂邢昺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憂勤損
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朕以爲本經指意必不然且夏禹
焦勞有元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憂人之心不自
暇逸縱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邪 又曰孝宗清燕每

古查齋鑑類函

卷辛四 帝王部 勤勞

三

訪政事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
朝政關失民情利病 又曰嘉定間范鍾爲崇政殿說
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
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悅 通
紀曰明太祖諭侍臣曰朕卽位有年常常勤勵自勉待
旦卽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
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常速
行者卽次第筆記待旦發遣

勤勞二

原惟德之勤 克勤于邦 與民用勤 勤思勞體

勤而禮下 勤于吏事 祇勤于德 夙夜弗逮 文王

既勤止我 應受之 自強不息 勞謙匪懈 憂民拔

水絕越 悶不容息 禹愛惜寸陰帝王世紀 湯不棄尺日

晝決獄 夜理書 夜不暇寢 夜分而寢 不懈

于位 政事簡心 惟德日新 萬邦惟懷 不僭不

濫不敢怠遑 無怠無荒 四夷來王 過門不入 冠掛

不顧砥柱 荷鍾戴笠 櫛風沐雨 簪墜不顧 身

執畚鍤 自操耒耜 盡力溝洫 夫負婦戴 燒不

暇拂溝不給 旋史路 手不生爪 脛不生毛 股無蹠脛

無毛 手生重繭 脛無候朝 身親其勞 肌色尪

哀齊齋 繼類四 卷五西 帝王部 勤勞 西

黜舊 勞于外 其勤王家書 昧且不顯 後世猶

怠 艱難險阻 備嘗之矣傳 此陛下宵衣旰食之時

李絳對 此豈王安寢時後唐張承業謂晉王 勤心庶政 日有

容詢宋孝宗 上憂勤如此 今何可不言李法言 憂勤

於路朝之頃 切劘於廣廈之間理宗時李宗勉建書 索燭以

記明而卽行金宣宗謂太子曰吾嘗夜思天下 未明

而明日具始罷明太祖 怠荒是戒 勵精是圖明孝宗時

健上言 祖宗黎明視朝 一日奏事二次 邇者視朝太

遲散歸 或至昏暮 乞怠荒是戒 勵精是圖上嘉納之

勤於聽斷 四鼓卽興明太祖 夜分五鼓 猶闕章奏明世宗雖

修元西內而權綱總攬 夜分五鼓猶闕章奏

務農

務農重穀 命農勉作 並耕而食以勸農也子

勞農勸民惟農是務國語 威戒農用國語 紀農協功

興鋤利氓 農天下之本漢書 五穀萬民之命 民以

食為天史記 不耕受其饑神農教 咨十二牧食哉惟

時尚書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寅實出日平秩東

作尚書 嗟嗟保介惟莫之春毛詩 告布於萬民說苑 乃

疆乃理乃宣乃畝 命我眾人痔乃錢鏹 歲事來辟

稼穡匪懈並毛詩 明時播草木大戴禮 播時百穀尚書

率時農夫播厥百穀毛詩 初開藉田王隱晉書武帝 乃以元

百穀齊魯盤類圖 卷五十四 帝王部 務農 姜

日祈穀于上帝禮記 乃擇元辰親載耒耜月令 天子親

耕穀梁 躬耕勸農風俗通 天子三推月令 為大田張衡

賦云 藉於千畝之田潘岳 為藉千畝禮記 亦服爾耕

十千維耦毛詩 躬三推月令 發止千畝以帥萬國許昌

宮賦田云 冕而朱紘禮記 履文舄佩明珠陸注太 神農

親耕許帝 禹稷躬稼論語 耕於鉅定漢書 耕於鉤

盾漢書昭紀 上耕於鉤盾弄田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

本立而太平可議唐李渤言農國之本 農事不

修則樂土為墟晉王 農桑衣食之本元仁宗 當以

力田為先宋辛棄疾言於孝宗曰人生在勤當以力田

甚高甚貧之家南方多未作以病唐劉當使之耕耘織耗

農而兼井之患與貧富斯不侔矣唐韓琬言貞觀永徽之勸

農耕作宋太祖諭郡國長吏慮失播種宋眞宗幸太一宮大雪

之兆第民力未充慮失播種帝謂宰相曰雪固豐稔

卿等其務振勸毋遺地利弭兵輕賦專意於農

務本業抑游手金太農月常務一切罷省唐明皇

勸民力田宗詔毋或追擾以妨農時宋仁毋淹刑獄

以妨農務遼聖條晰勸農之績宋眞宗詔舉親民之

績以為殿宗詔學校農桑之績明太祖勅中書令有司考

最黜陟宗詔學校農桑之績明太祖勅中書令有司考

者降宋眞宗時錢彥遠疏本朝轉運使提

置勸農司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而

徒有虛文無勸農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

判為佐舉清強幕職州縣官先以狎田項畝及

戶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設立司

法勸課歲終農隙轉運使考核之第其賞罰

農司元世祖中統初高天錫調丞相索羅左丞張文謙

稍以閒帶悅命立司農司以天設營田使明太祖渡

陽為中都山北道巡行勸農使江以康茂

才為營田使論以修築隄遣巡郡縣明文皇詔每歲

防專掌水利分巡各處遣巡郡縣入巡郡縣凡

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但寬其力勿奪其時是乃妨農何

名為勸金宣宗時言者請遣官勸農至秋成者其績以

勿奪其時而已遣官不遇督州縣計頃畝嚴立農師

期會而已是乃妨農何名為勸上是其言

置田鼓明太祖令民每村置一鼓

田家詩後唐明宗時大有年

唐主與馮道從容問曰今歲雖豐百姓膽足否對曰穀

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述蘇夷中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

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刻却心頭肉其言止幽風圖

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明宣宗道路見

賦長詩一章揭於便殿之壁耕夫記耕夫因錄其語

作耕織婦詞宣宗又作織婦詞一篇復繪圖揭農

夫記桑輯要元世祖倦倦於農桑一事景德農田勅宋真

宗命丁謂等參詳刪定農器勿算刑代還言農器有算非

所以勸力本也遂語旬上雨雪宋仁宗詔諸早歲

天下農器皆勿算嘗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想前代之君雖享富

貴不知稼穡艱難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觀稼

貴古香齋鑪鑑類圖卷五十四 帝王部 務農

於郊一歲再出躬耕藉田以先天下宋仁宗命藏微

時耕具宋高祖命藏耕具以示子孫文帝見之有慚色

不觀遺物安知先帝之命圖所歷艱難所歷艱難以

至德稼穡之艱難乎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才農家祖父皆長者今圖

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刻

耕夫織婦蠶女之形周世宗留心稼穡命工刻木為

天陰晴豐凶候驗之說真宗勤政恤農每雨雪不時憂

其素習田事多委曲訪之初田家察陰晴豐凶皆徧

有洪武間圍丘成帝出視太子從行田命左右導

歷農家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

知農之勞乎其居不過茅茨草戶所服不過練裳布

衣所飲不過菜羹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

汝知道中耕耒明宣宗道中見耕者因取所執耒三

之

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因取所執耒三

之

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
召觀稼於後苑宋仁

乃驚羅拜令隨至營入賜鈔
後苑御寶岐殿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植花卉

而歲以種麥欲知稼穡之不易也
又哲宗召輔臣觀稼後

勸先農於東郊高宗親饗先農於
耕藉不事

虛文明太祖曰耕藉一以供祭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
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農畝以遂

其生養非
秉耒貴有實心明宣宗時禮部進耕田儀

制藉田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藉
實有實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

斥教坊雜
伎明孝宗即位耕藉田單宴羣臣教坊以雜伎承應或

出裏語馬文升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

以此瀆亂宸
聰即斥去用田家典故明憲宗初行耕藉田禮上

秉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

馭牛二人曲躬按犁教坊樂工執綵旗夾隴謳歌一唱

百和風旗而行上秉耒三往三返如儀既畢乃坐

觀三公九卿助耕畢教坊前呈應用田家典故

古香齋鑑類圖

卷五十四

帝王部 務農

三

田貞觀初太宗既耕藉岑文躬耕藉田記宋仁宗

張士本奏藉田頌文致華贍

責躬

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山崩川竭為之出次左傳

臺榭不塗馳道不除穀梁曰有食之天子不舉左傳

罪當朕躬弗敢自赦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

罪無以爾萬方
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並尚禹見罪人問而泣之說苑湯旱而禱徐

子成王思慕琴剪爪湯截髮曹瞞傳云操常出

卒無敗麥犯者死操馬騰入麥中操曰制法而捨宮

自犯之何以率下請自刑因授劍割髮以置地

寢列子云黃帝憂天下不治也

避正殿鍾離意別傳意諫明帝

山崩川竭

君為舉左傳

大荒則不舉大禮則不舉

天地有災

則不舉

邦有大故則不舉並周禮

年不順成食無樂

禮

六祿食不兼味穀梁

凡日月食令去樂

四鎮五

嶽崩令去樂

大怪異裁令去樂 諸侯薨令去樂

大札令弛樂

大災令弛樂

大臣死令弛縣並周禮

山崩川竭為之徹樂左傳

大札素服

大荒素服

大

災素服並周禮

年不順成則素服素車禮記

湯之救旱

素車白馬白茅

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

降服垂纓傳云山崩川竭君為之垂纓

旱蝗責躬貞觀二年以旱蝗責躬大

古書齋鑑類圖

卷第四

帝王部 責躬

五

赦

災異責躬

宋英宗治平三年

久旱責躬

金章宗以久旱下詔責躬宰臣

上表待罪詔答曰朕德有愆上天示異卿等各趨乃職思副朕懷

責躬修德宋仁宗

犯歲星又犯執法余靖疏言

此朕之責百姓何罪

元仁宗時京師久旱民多疾疫

帝曰責明日大雪

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又左丞相合散等言彗星之異由臣

等不才所致願避賢路帝云

朕今聞過

朕亦當自戒

恐不免

斯過並唐太宗

痛自悔

太宗云昨責王珪等痛自悔

痛自悔咎

宋吳

高宗專務修德痛自悔咎

上遽引咎

明皇引咎罷市舶

下詔罪己

宋寧

臨安火

草勅引過

明仁宗命楊士奇就榻前草勅引過

使知朕悔過

追大廟

之意宋高宗建炎三年以下使知朕悔過之意

朕嘗

自思豈能無過

金世宗嘗謂宰臣曰朕方前代明君周不可及至於不納近臣讒言不受戚里

私謂亦無愧矣朕嘗自思豈能無過過而能改庶幾無咎省朕之過頗喜與土木之工自今不復作矣

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德宗幸奉天陸贄言今盜偏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帝從之故

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

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宋神宗時韓維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

維曰陛下憂閑早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

責已廣求直言中時日

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王觀當制有惟德弗類

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方請外補將止

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

乎理宗時災異譴告杜範上言意者聽納不得於理與獄訟非

其情與賦斂失其節與忠言讜論鬱於上聞而阿

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宋神宗以天久不雨命韓維

刻石記功不若下哀痛之詔摘翰頌美不若頒罪

已之文石晉少帝塞河決欲刻石紀功楊昭儉諫止之惻怛愛民之政徒為

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

四方不以為信宋高宗時

戒懼一

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生至旦而大

合拱史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也見

禍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也見妖而為善則

南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之動爲入主也今者
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而不出國郊羣臣皆恐曰請
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與事動衆以增國城
其可移之文王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
天以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
不可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秩
皮革以交諸侯餉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
級田疇以賞羣臣行無幾何而疾止

增通鑑曰漢光

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

言聖

胡致堂謂光武此詔修
已格天超出百王之表

又曰明皇時日食素服

嘉慶補鑑類函

卷五十四

帝王部

戒懼

三

俟變錄因多所貸遣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 又曰宋

璟上言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變

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

此所謂修德也固圍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

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爲

福且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

五代史曰後唐明宗廣壽殿災有司理之請加丹牘

帝喟然歎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 宋史曰太

宗端拱元年以歲旱彗星謫見詔曰朕以身爲犧牲焚

於烈火亦未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

稼穡之艱難郵物安人以祈元祐 又曰仁宗時日食
帝謂執政賈昌朝等曰謫見於天願歸罪朕躬卿宜宥
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
變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修
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 又曰英宗治乎二年以雨
災詔責躬初學士革詔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變帝書
其後曰雨災專以戒朕可曰協德交修 又曰熙寧七
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歎欲盡
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
不足擾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
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耳 元史曰世祖至元末
有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消
天變之道對曰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
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
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
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因誦
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正合朕意可復誦之
通紀曰洪武十三年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下詔曰
宰輔失職首除姦惡鋤根翳蔓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
非上帝好生之德今者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

原孔甲有盤盂之戒蔡論云 武王有戒慎之韜呂氏春秋

大臣不可不敬小臣不可不慎禮記 除戎器械不虞

君子以恐懼修省易 乾乾夕惕東觀漢記 栗栗危懼尚書

湯詩 若火燄燄 若頌深淵 若陟深山 寧乎若馭

朽索 若蹈虎尾 夙夜祗懼不敢荒寧 明德慎罰

克慎明德 恪謹天命 克慎天戒並尚書 天命靡

常畏天之威託 弗寧帝命 罔有逸言 無平不陂

無往不復易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易 制治于

未亂保邦于未危 天道福善書 月盈則食 其亡

古香齋歸鑑類函 卷十四 帝王部 戒懼 三

其亡數于苞桑易 主不稽古無以承天東觀漢記 君不

密則失臣機事不密則害成 言出乎身加乎民易

撫我則后虐我則讐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並書

雖有周親弗若仁人 見爾前慮爾後大戴禮武王鐸銘 無

私於物惟賢是與王弼注易 用其道不棄其人左傳 不親

小事穀梁 弗寶遠物 弗惟逸豫惟以亂民書 與其

溺於人寧溺於淵大戴禮盤銘曰云云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玩人

喪德玩物喪志 厥監不遠在彼夏王書 殷監不遠

在夏后之世詩 咋舌血英雄記曹操與劉備言 覆觴不飲詩

諫

管天意丁寧以戒宋真宗將東封孫奭諫曰昔周

興以為賢主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人君所畏**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始失天意

惟天宋英宗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

事不可為者此必彘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

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即上書數千言論之**負**

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為是乎貞觀八年隴右

山東及江淮大水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虞世南言

景公修德誓滅事帝曰吾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

義兵二十四乎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

亂之主莫吾若也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

為是乎吾**上天示戒正陛下恐懼憂勤之日**魏**正**

何得不戒**當戒懼修身之日豈得虛受榮名**金章宗**少有憂勤**

足為警戒宋真宗時以西批用兵或至時食參知政事

王旦謂相李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

游無事邪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水旱盜賊日取奏**

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

聞且又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

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聲色犬馬則土木

甲兵祠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密禱禁庭****跣立殿下**

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

宋仁宗遇水旱必夙**側身修德以應天戒**宋英宗時

夜精心密禱於天**日慎**帝憂之同列請勅邊備呂公弼曰彗非小變陛

下宜側身修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

日慎

一日惟懼不終

上畏皇天之鑒臨

下憚羣臣之瞻

仰

治安則驕佚易生

驕侈則危亡立至

宗

又日朕有二喜一懼

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邊鄙

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佚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

懼也

賢士藏匿深可畏

四民遷業深可畏

上下相

狎深可畏

廉恥道消深可畏

喪譽亂頂深可畏

宗

宗

宗

百齋齋鑑類

卷五

帝王部

戒懼

書

直言不聞深可畏

後唐明宗時康澄疏

謀猷

原史記曰漢興孝文施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漢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王隱晉書曰武帝與羊祜張華謀伐吳朝士莫知也潛乃籌量虛實爲戰備孫皓面縛與櫬降 唐書曰太宗與晉陽合劉文靜善文靜坐李密事繫獄太宗夜就獄中見之與圖大事因共部署計已定 通鑑曰臨淄王隆基與劉幽

古倉齋鼎鑑蠶

卷五十四

帝王部

謀猷

五

求等密謀匡復遂定韋氏之難

又曰肅宗問李泌今

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因言以

兩軍勢其四將之策

宋史曰太祖夜至趙普第與普

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

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墨子之地將安逃乎帝

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又曰太宗時李繼遷擾

西鄙保安軍獲其母帝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與之

謀準退過呂端遂告其故端乃入奏曰從來舉大事者

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

遷可擒乎若其不然愈堅其叛心耳不如置於延州使

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敷其心而母
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解梅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
用其策後繼遷卒其子竟納欵請命端之力也 又曰
真宗澶淵之役畢士安與寇準人議請帝幸澶淵而議
者聞然三三大臣有進幸金陵及成都圖者準力陳其
不可堅定前計 又曰孝宗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
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異懦幸安計未決王阮對策曰
東南王氣鍾在建業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如是而
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 明紀事本末曰上謀用兵吳
漢孰先或以張士誠近富而弱宜先劉基曰不然士誠
莫纂淵鑑類函

卷五四

帝王部

謀猷

三

自守寇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
滅張氏囊中物矣太祖曰然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
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來救是吾疲於二寇也遂決
計伐漢

謀猷二

原作事謀始

信誠好謀

三聖合謀

詢謀

僉同

其治多撥略

志

親入閭巷即賢人謀

謀出帷幄決勝千里

觀

於鑠王師遵養時暇

納

五音之策

子

量敵受勝

因事設奇

我取天

下可不以萬全

書

圖畫成敗皆從所言

觀

從命者

克捷違教者負敗魏書 畫蚩尤像以威天下詳武 爲

烏銜書以感殷人呂氏春秋 獨車渡河漢書 以少敵衆魏武

前有梅林可以解渴世說 交馬而語不及軍事魏武

引爲謀主唐太宗於房元齡 翊輔謀猷明楊士奇 歎其遠慮

宋陳康伯 時躋其謀宋張方平議趙元昊請絕邊事

謂梁克家 朝除則封冊暮下如 議者趨其謨唐崔祐甫漢謀

此則於西北兩得矣 治之 天下益服謀國之忠宋梁克家 數陳秘書多所嘉納

唐溫大雅 謀議之際屢相可否元世祖時王文統與張文謙並爲相文統

於高祖時 刻故然 元齡善於謀 如晦長於斷左右太宗

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宋畢士安 沉摯有謀能斷大事

古齋齋鑑類編卷五十四 帝王部 謀猷 三

宋薛奎 同心輔政日夜謀致太平宋富弼 必有嘉

稱明鑄 謀當告之以達朕元世祖用安童爲右丞相論許衡曰

當先告之以達朕安童尚幼未更事善導之汝有嘉謨

樞密合職中書以通謀議宋仁宗時夏人寇邊寇準張

以通謀議帝然之遂 密贊大計元世祖在開平時商

以宰相兼樞密使 參預謀議明太祖於儒士許瑗 與參帷幄大計布衣陳遇明

與參帷幄大計 凡機密輒與議明太祖於陶安 預謀帷幄動中機

會元世祖時賈昔刺 參謀帷幄剖決如流房元 屏語移時

親密莫知明太祖時至劉基所屏人語 筆書漆簡問

答甚密明太祖於秦從龍

巡行

時邁詩序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

秦履商徐

射魚史記

射蛟漢書

雲蓋山海經

風車

望翠蓋漢書舊儀云望翠華蓋

載青旌禮記云前有塵埃

則載鳴鳶前有鸞獸則載

登威路崔駰頌云於是乘

駕大之一象車升九龍

駕蒼龍禮云乘鸞輅駕蒼龍

之華旌建栝霓之旌旄

駕蒼龍禮云乘鸞輅駕蒼龍

輅駕白駱乘輅駕鐵驪

過鳩鵲文選云過鳩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注曰皆宮觀名

外張揮曰此皆漢武帝建

望君來漢書待有功諸侯

功進後我后書云

駕五行傳元駕象車

古香齋鑑類圖

卷五十四

帝王部

巡行

飾王輅劉楨

舞九馬山海經

駕八龍楚辭

登龍舟

乘鳥舟穆天

沉樓船漢武

浮文鷁司馬相如

求

仙人見玉女嵩高

因名山

禮名山漢書

祠魏

公書問樂後史記問

至朔方史記

歷鳴澤漢書

問

三老東觀響六軍魏書

道舊故史記

問吏民漢武

在

靈囿宴華池魏文帝

先王卜征春秋

王者應入豫章

列士

觀風設教張衡

視典披圖

舉功行賞史記

省方

觀民易至羣玉山穆天子傳云天子至羣玉之

山於是取玉三乘載玉萬隻

周行天下春秋

巡行

大比陞穆天周流八邱淮南子

造於祖禰孔叢

格於藝祖書

邦國歡悅吏民東觀

造於祖禰孔叢

格於藝祖書

清道案行杜預

清宮後在漢書舊儀

巾車飾路劉珍

衛

官填街

漢書舊儀衛官填街騎士塞路

雲旗逶迤離騷

羽蓋歲沈

乘龍西濟戴

輿服東巡

靈龜負書 鳳凰覆王

並韓 舳舻千里漢書

旌旗百里魏志

西登隴首漢武帝

北出蕭關史記

東巡碣石漢書

北升孟門穆天子傳

書羽陵穆天子傳

藏書策府 望祀九疑史記

望祀蓬萊

漢 祠孔子宅東觀

祭橋元墓魏武帝

登單于臺漢書

遊大樂野山海經

舍于珠澤 東遊黃澤

飲于枝沛

觴于瑤池並穆天子傳

殺陵風雨春秋

犬戎雨雪穆天子傳

云天子北征犬戎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玉屬休

答王母謠穆天子傳

古查齋鑑鑿

卷五十四

帝王部 巡行

五

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云云天子答之云云

作秋風辭漢武帝秋風辭曰泛

置酒舊宅東觀

置酒沛宮漢高祖

新豐起舞

過沛作歌漢高祖過沛作歌曰

載之後車

從

石屬車漢武

王行洗乘石禮

已駕僕展軫禮 人皇

駕六羽 神農駕六龍春秋

伯萬御二龍柏地

穆王

駕八駿穆天子傳

黃帝馭紫蚪符

帝堯駕白馬略 神

農出地輔春秋

黃帝極天衢孫綽

黃帝合鬼神 帝

響通風雨韓

宿崑崙之阿穆天

適崑吾之邱符

觀黃帝之宮穆天

飲丹巒之山抱朴

升長松之陞

登於宜軫之鄰 升於長松之陞

坐鳳凰之堂聽和鳴

飲左驂之血

穆天子傳曰天子渴於沙衍求飲未至七萃之飲白

士高奔戎刺其左騾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

鶴之血又曰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驅馳于里至於臣蒐

之潼以洗天子之足注曰所以飲天子因其生羊

血益人炁力潼乳也合肌膚滑高祖自擊筑史記

明帝御墳東觀巡北而羣鶴見漢書居山而鳳凰集

劉珍祀四岳懷百神升春山望四野穆天子書秉玉戚

方玉車揚雄執白圭獻好錦穆天子傳觀舊廬祠舊宅

觀河洛受圖書帝王世絕乘雲閣而上下揚雄步雕輦以

周遊沈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張衡賦千乘方轂萬騎

龍翥應貞七章春夏乘龍秋冬乘馬戴南登熊山東至

九山史記風伯進埽雨師灑道韓雲師灑路雷公警

百霄瀟瀟類附卷五十四帝王部巡行罕

躡劉楨遠祖前驅松喬夾轂孫綽畢方並轄蚩尤居

前韓至琅邪臺上鄒嶧山史記祭於鐵山祀於郊門

子穆天河靈驚而承旗馮夷儼其操軼劉珍吐風伯於

南北呵爾師於西東揚雄為度孟子曰吾王不遊吾何

助一遊一豫肆心左傳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為諸侯度祈招之詩以止王心遊海齊景公遊海敗洛太康

正是以獲沒於祗宮十句不返固逸大禹謨罔遊于不歸詩遊赤水

黃帝休元池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元池天子三

有風瀾登荆臺楚昭王登荆臺老死遊蘭臺楚襄王之宮

然而至有遊豫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遊豫

音注其無忘荒書無怠露威靈長樹云樂遠出

而勞軍旅本非樂佚遊論春原秋補管子曰先王

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豫

也注原察也不本謂不修本務也秋為酉成尚有不足者

春遊秋豫文選云春遊以發生啟諳熱於潛

幸昆明習水戰唐高祖行邊塞飭武備日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今穡事既成朕將親帥六師以幸西京宋太

行邊塞飭武備於是車駕出居庸關幸西京祖幸

於南郊幸上京室於皇武殿詳制作終南謁老

子祠唐高祖河決幸白司馬坂唐太宗時河溢壞賊州

之視曲阜祀孔子東封幸孔子宅明幸叔梁堂

宋真宗詣文宣王廟幸叔梁紇堂分奠七十二弟子幸孔林真宗問帝邱唐賈

贊封禪事與李勣皆為使高宗次濮陽問何謂賜所

帝邱德元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稱善所過免

過高年粟帛唐太宗所經命存問高年明成

今年租賦之半唐高宗賜文武官階勳爵帛明皇如

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登封嘉禾瑞草然後省方明承樂

宋真宗時孫奭言古者國家無事省方以時六年詔

五載巡狩有國之事耳思念保民故有此行日朕深居九重豈不自逸但朝

夕思念保民一幸汴梁再幸中都明太定鼎幽

故有此行都北巡者三明成卜遷顯陵南邁者一明世漢武

帝雁上明皇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張說見帝曰

帝從其言過祠后土乃還唐太宗征遼處明宣宗五

近郊駐蹕雷家站召楊士奇等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
發時乎眾對曰然上曰太宗時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
王之鑒戒也 祭所過邱陵墳衍開元五年帝將幸東
之狩秋山川徧羣神漢景帝祠黃帝橋山孝武祠九疑
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孝章祠桓譚家願陛下所過名
山大川邱陵墳衍古帝 奏所過地志風物卷宗祀汾
王賢臣並詔致祭從之 赴行在與錢易陳越劉筠集所過
地志風物故實每舍止即以奏 人君一出千乘萬
騎 侍衛之眾征求之廣明宣宗嘗問儒臣曰古者帝
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
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十二
徧天下後世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騷然成狩十二
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君以後世侍衛之眾征求之
廣欲行時巡 卽駕而西明皇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
之禮難矣 冬可還李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之曰二都本帝王東
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救所過租可也
巡行

古香齋鑑類圖

卷五十四

帝王制

巡行

聖

帝悅卽 停封不果行唐太宗時屢詔不果行 畏卿遂
駕而西 魏徵嘗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闕南

停耳 之行駭辨而止何也帝曰長卿遂停耳 愿天仗

仙衛 皇儀 帝容 從遊必蹕 盤遊無度 啞

峒問道黃帝之拜廣成 瑤池舉觴漢武之宴王母

瞻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 舜以甲子之朝披圖

而巡落 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 周王元圃之前

猶駭八駿庚信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帝王部十六 帝功 武功 守文 中興 慕道 雄才 藝能 歎美

帝功一

原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

周載猛獸食精民也精善也鷲鳥攫老弱於是女媧氏鍊五

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鼈大龜也殺黑龍以濟冀

州積廬灰以止淫水蒼天神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

蟲死精民生昔方州抱圓天 又曰黃帝治天下而力

牧大山稽輔之使強不得掩弱眾不得暴寡人民保命

而不天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輔弼公而不阿

古香齋淵鑑類函 卷五十五 帝王部 帝功 一

道不拾遺市不預賣城郭不閉邑無盜賊人相讓以財

狗疏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

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豹不妄噬鷲鳥不

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黃飛

出西方其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一千歲阜歷也諸北僂耳之國莫不獻其貢

職皆北極之夷國 史記曰帝顓頊高陽氏靜深有謀疏通知

事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

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王肅曰砥平也阿方皆平而來服屬 尚

書堯典曰九族既睦乎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

民於變時雍 帝王世紀曰禹為司空功被天下棄為

后稷播時百穀契爲司徒敬敷五教皇靈爲士典刑惟
明倕爲共工莫不致力益爲朕虞庶物繁植伯夷爲秩
宗三禮不闕夔爲樂正神人以和龍爲納言出納惟允
於是俊乂在官羣后德讓自儉師師以五采章施於五
色爲服以六律五聲八音協治治用之和蒸民乃粒萬
邦作乂庶績咸熙 又曰武王入殷商都置旌於商容
之廬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
囚歸璇臺之珠玉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
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於洛邑命閔天封
比干之墓命宗祀饗祀於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爲臣殷

人感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况其生者乎王之
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况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
者猶散之况其復藉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
母况復徵之乎 史記曰文帝專以德化民是以海內
興於禮義 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 漢書曰
昭帝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
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
罷權酷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薛瑩漢紀曰明帝自在
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幾以身率禮恭奉遺業

一以貫之雖夏啟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
又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
宜乎 後漢書曰自中興以後逮於永元雖頗有施張
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徧師出塞則漠
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驛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
世將服叛懷來自有數也

通鑑

曰唐太宗二十年

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等招諭勅勒諸部皆願內屬上喜
詔備禮告廟頒示普天已而車駕幸靈州勅勒諸部隨
之上為詩序其事遂勒石靈州 又曰帝從上皇置酒
故漢未央宮今賦詩起舞為樂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

高齋澗鑑類圖

卷五

帝王部

帝功

三一

也 又曰結骨自古未通中國至是入朝上謂侍臣曰
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
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乎 又曰憲宗時裴
度上言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
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
心耳 又曰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
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始盡遵約束 唐
書曰元和時帝嘗稱大宋明皇之盛欲庶幾一祖之道
德風烈 宋史曰太宗二十年間平蜀楚拓吳越所向
逐志皆摧赤心以馭羣下之所致也 又曰太祖九年

正月受朔乾元殿降王在列聲明大備扈蒙上聖功頌
以述太祖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之 又曰
仁宗銳意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富弼范仲淹等
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
事弼主北事 金史曰太宗滅遼舉宋卽議禮制度治
歷明時繼以武功述以文事經國規模至是始定 元
史曰仁宗入靖內難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號
爲極盛 通紀曰靖海侯吳禎督餉定遼至是還明太
祖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
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可不懼乎
禎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又太祖贊曰帝功業益
崇愈尙簡科訓諭羣臣自爲誥勅用兵料敵機變如神
嚴於禋祀誠心愛民崇尙教化紀綱禮樂制度事物防
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

帝功二

原四本具卽帝功立 舉而措之事業 功業赫赫

功盛德厚 功佐太古 功冠往代 濟世之功 因

時立功 戡定厥功 九鼎勳功 告厥成功 九功

惟敘九敘惟歌 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順

通天下則有經營之迹 煉五色石以補蒼天 淮南鴻烈解云

女媧陰帝佐處戲治者也三

斷齋足以立四極又云龍天慶頤以齋足柱之楚辭曰殺黑龍以濟冀州又

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

龍天慶頤以齋足柱之楚辭曰

龍戴山下其何以安之是也

殺黑龍以濟冀州又

黑龍水情也力牧太山稽殺之以止

積蘆灰以止淫

水又云蘆葦也生於水故積其補五帝之漏目綴

三后之頽綱 表正萬邦 綱紀八極 逆氣傷民絕

止之 陰陽沈穰敷理之 拯民沈溺天子急務 剖

判太宗竅領天地 理日月之行 治陰陽之氣 嘗

百草之實定衆物之名 甄度四海 疏江橋川 平

均土地 度九州 分九州 開九州 導西瀆 植

九藪 鑿江而通九路 九河既道 九川滌源 治

古書鴻鑑類函

卷五

帝王部 帝功

五

梁及岐 浮濟達河 淮沂其又 蒙羽其藝 大野

既豬 東原底平 原隰既平 泉水既清 三危既

宅 三苗丕攸 繫崑龍 開呂梁 修彭離 隄弱水

辟伊闕 決龍門 開玉匱 澧水東注維禹之績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柱礎

禹迹畫為九州 萬邦咸休維王有成績 **功蓋天**

下率上歸心唐太宗 功德炳煥號稱賢君宋太宗 具著

顯庸服我成烈韓愈 在位長久合名無窮遼聖宗陵作

挈彼疲民轉之富庶 邊烽不舉外戶不扃宋太宗

言 振立紀綱修舉廢墜元仁宗 乘百戰之勢輯新造

之邦遼太祖定議歲幣南扎弭兵真宗澶淵之役定議歲幣自此南北

兵太宗南北講好與民休息金世宗順天乘時濟羣生於

艱難晉蔡謨言順天乘時澆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隴蜀平後未

嘗復言軍旅漢光武在丘間久厭武事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

此非爾所及文物采章一新元世宗典章文物粲然成一

代治規金章宗興元聖功唐倉部員外郎袁皓采李晟功烈為興元聖功錄

憂勤唐裴度纂述蔡邕用兵以來主土憂勤機略獻之請付史館帝曰如此似出朕意不許

武功一

原大戴禮曰軒轅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史記曰軒

轅邑於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行以兵師為營衛帝王

古意類編類圖卷五五帝王部武功六

世紀曰黃帝有熊氏治五氣設五量及神農氏衰黃帝

修德撫民諸侯咸去神農而歸之黃帝於是乃擾馴猛

獸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又徵諸侯使

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於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

於凶黎之邱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龍魚河圖曰

黃帝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

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

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下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

黃帝仰天而歎天遣元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

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

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服歸藏啟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八股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代空桑黃帝殺之於青邱帝王世紀曰顓頊生於若水首戴于戈二十登帝位平九黎之亂又曰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於丹水之浦一又曰成湯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服故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奚為後我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不祀

嘉慶齋類編

卷五

帝王部 武功

七

湯又問之曰無以供餼盛湯使亳民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眾要其酒肉黍稷者遮而奪之不以養授者則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焉湯乃與師伐葛伯天下聞之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說苑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服人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與師伐桀殘之遷於南巢尚書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日昃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帝王世紀曰紂政彌亂殷太史尚摯載其

圓書而歸周王以告於諸侯東至商牧野乃作木櫜
王鞞係解五人御於前莫肯爲王係鞞皆曰臣所以事
君王非爲係鞞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與紂戰紂師敗
績禽費仲惡來紂赴於京自燔於宣室而死二嬖妾與
妲己亦自殺乃以太白旄麾諸侯入殷商都百姓咸待
於郊王使告曰土紂諸商人皆拜王亦啓拜以兵人
造紂及妲己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劔擊之周
公爲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旗召公爲司
空又使以元鉞斬妲己頸懸之小白旗 又曰武王四
年起師而東遂率戎車至於鰲水甲子至於商郊 又

曰武王修文王業東觀兵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軍
中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曰專遂興師渡於
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
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
箕子太師疵少師疆微子抱其祭器而奔周於是武王
乃渡孟津伐紂師皆倒于戈以戰紂軍潰叛紂死
尙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於牧野
又曰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於商郊
侯天休命 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
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

足酌酒鬱搖

鬱搖喜貌

典論曰孝武承四世之遺業遇中

國之殷阜府庫餘金錢倉廩畜腐粟因此有意乎滅匈奴而得清邊境矣故卽位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盛餘踰廣漠絕梓嶺封狼居禪姑幕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剿關氏之首採符離之窟埽五王之庭納休屠毘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酋虜以萬計旣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困於孕重墮殞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爲威震匈奴矣 東觀漢

古齋淵鑑類函

卷五五

帝王部

武功

九

記曰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莽欲盛陳威武齊集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爲中壘校尉秦漢以來師出未嘗有也時漢兵八九千人二公兵以五六十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百重有流星墜尋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下營而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上選精兵三千人與戰大破之殺司徒王尋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澠水爲之不流 張衡東京賦曰我光武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機槍旬始羣兇靡餘 魏志曰初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孫權臨江拒守帝幸廣陵

收城臨江觀兵戒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

通鑑曰

晉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吳人於江積要害處並以鐵鎖橫絕之又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王濬作大筏數十合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然炬燒之須臾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諸城杜預遣周旨等帥騎夜渡江吳都督孫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又曰太元七年秦大舉入寇詔以謝元帥衆八萬拒之秦將梁成等屯洛澗謝石謝元憚不敢進秦遣朱序來說石等使降序乃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

古查齊備鑑類

卷五十五

帝王部

武功

十

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元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梁成阻澗爲陳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路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石等水陸繼進秦主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也秦兵逼淝水而陳元遣使謂融曰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可乎諸將不可堅欲擊晉兵於半渡遂麾兵使却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元等引兵渡水擊之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秦兵

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也堅中流矢單騎走唐書曰唐兵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徇其城舉鞭指麾若將圍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陳高祖兵却太宗自南原馳下坂分兵斷其軍為二而出其陣後老生兵敗走遂斬之

又曰太宗平王世充凱旋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吹獻俘於太廟高祖以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又曰秦王征竇建德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士鬪合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果

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飲意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濠大潰獲之

又曰肅宗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為前軍元帥為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灤水臨

天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翼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

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又曰

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遺嚴莊悉眾十萬

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亘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
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
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
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全飛
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於道嚴莊
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 又曰奉天
之亂李晟克復京師露布至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
蕩夷兇慙而市不易墮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
雖三代用武不能加之 又曰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

李愬師夜起李祐以突騎三千爲前鋒愬率中軍三千

百齋齋湖鑑類

卷五

帝王部 武功

五

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成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
張柴巖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
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
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
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
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遣輕兵斷
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
瓠城雪其城旁皆鵝鷺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
房朗山之成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
者發闕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

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薄之火南門元濟請異梯而下檻送京師愬不戮一人屯兵鞠場以俟裴度度至愬以纛韃見蔡入聳觀宋史曰太祖初將有事江表江南進士樊若水詣闕獻策請遣浮梁以濟師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爲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江若履平地南唐主初聞作浮梁問其臣張洎洎言載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煜曰吾亦

古香齋鑑類圖

卷五

帝王部 武功

七

以爲兒戲耳王師傳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通鑑曰初彬之南征也太祖親諭之曰卿至彼慎勿暴掠可示以兵威俾自歸順不必急攻及頓師城下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君共焚香爲誓彬卽稱愈城陷唐主煜出降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催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宋史曰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

倚北師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今雖巢穴尙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爲患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朕計決矣遂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車駕遂親征又曰潘美等軍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懼會太宗奄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手詔諭繼元降守陴者不納城中危急太宗又自草詔諭之至是詔入諸將銳攻不可遏太宗臨之恐城陷害民壓衆少退是夕繼元遣使奉表請降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之伐漢也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却太祖親麾之前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爲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草爲人飾以甲冑持兵戟若鬪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數百艘燔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及明廖永忠俞通海等以六舟深入敵復聯大艦拒戰蔽

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時漢將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

又曰太祖命將北取中原論曰都城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櫺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太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太祖因顧大將軍達曰兵法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又曰高煦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之大學士楊榮力言不可曰上不見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顧夏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見煦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爲也且兵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若命將出師恐不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論親征輔對曰高煦鷙而寡謀外憊中愜今所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顧朕新卽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 又曰宣宗親征發京師率大營

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上於馬上問從臣
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
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
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
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
狐疑展轉不斷今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
謂朕不能親征卽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事成事
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卽擒矣

武功二

原載續武功

詩

無忘武功

春秋

皇矣漢祖聰明神武

嘉齊淵鑑類

卷五五 帝王部 武功

六

漢書

武皇之興神武蓋天

曹祖論云

仁德內洽神武外昭

晉中興書

徐方旣同天子之功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

定爾功

並詩

禁暴戢兵保定天下

左氏

明王之征猶時

雨也

大戴禮

文王之時民樂師興

春秋

南征北怨

前歌後舞

樂稽

不言同辭

絕越

不占自來

王一怒能安天下

孟

頓戟一怒伏尸滿野

管子

天子

之怒伏尸百萬

戰國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

並詩

相公征闕右赫怒震天威

王粲

天子

出征受成於學

天子出征類乎上帝

禮記

帝王出征

車載廟主

虞決

王用出征

易

周玉于邁

詩

殷受

維命誓伐放橫書 諸侯不義從而征之前于 受命

誅橫順天之德春秋元 承害誅害以從天心春秋 兼

弱攻昧推亡固存書 黃帝伐九黎帝王世紀 帝舜伐三

苗詩帝 堯伐驩兜 禹伐共工 文王伐崇 武王

伐紂並孫 啟伐有扈帝王世紀 啟征西河年 武始北

出禮 宣王北伐詩 義和澗淫允往征之 誕將天

威威劉厥敵 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書 保佑命爾變

伐大商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詩 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書 式辟四方徹我疆土詩

晨舉脂燭過水折舟示無返志說 有苗不恭汝祖

古書歸鑑類 卷五五 帝王部 武功 七

征書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 武夫洗洗 武夫滔滔施毛

耀兵饗軍 練師簡卒爰整其旅魏明 振師五柞習

馬長楊揚 戎車既飭詩 乃駕騫冥之乘六 元戎

十乘以先啟行 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詩 前朱雀後

元武左青龍右白虎儀 以鷩鷩為旗幟列 以旌為

和之門禮 旌旗十里漢 汎舟萬艘魏文 躬秉武

節論 親御龍舟魏 陣為不戰河 陣於商郊書

矢于牧野維子侯興 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敦商之

旅 其會如林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並 左杖黃鉞

右秉白旄書

武王載旃有虞秉鉞詩

總干而山立

武王之事也禮記

貔貅吳獸黃帝教之戰劉子

龍戰于

野其血元黃易

戰于鳴條

大戰于甘 血流漂杵

並書以爾鉤援與爾臨衝

臨衝闕閑崇墉言並詩

龍舉翼起楚漢春秋

變化如神魏書

變化無方英雄記

龍舉翼起楚漢春秋

舉雲興魏書

謹將天威

將天命明威 董之用威並書

以威天下易

以威不軌左氏

威武紛紜司馬相如

靈外覆王傑四子稱德

外輝武威荀悅漢記

威光左墀曹植

光遠震劉勰

威加四海漢書

威震六合張儼記云

下魏志罔弗祗畏書

莫不震疊詩

黃帝威四盜蔣子

古盤淵鑑類編

卷五

帝王部 武功

六

論萬幾

高陽乎九黎

五十二戰黃帝

二十七征湯

車三萬伐桀於鳴條並帝王世紀

甲士三千破紂於牧

野淮南子

撥亂反正漢書

折鐵摧木論衡

罪人黜伏書

攘除不軌風俗通

修教為伐因土而降左氏

嬰城者

雲撤帶昆者席捲地朴

殺豷尤於絕轡之野帝王世紀

克殷誅紂尉繚子

井項滅嬴傳元右

取秦如鴻毛舉

楚若拾遺梅福

斷修蛇擒封豕韓子

斬銅馬破檀鄉後漢

光武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

孝武征匈奴壻五

王之庭典論

薄伐獫狁獫狁于襄詩

攘服四夷天下

安然新序

偏師出塞漠北地空詳帝切

蕩鬼區於白水

禽矯制於遐十曹 南威百越北攘匈奴劉 斷匈

奴隔元菟劉 威震赤谷賈 武義四加所征者

服詳 霜雪被而茨棘枯絃網振而逆鱗詳 中

總螭虎之勁卒卽矯塗其如夷幹 踰長城之阻登單

于之臺論 西壓丹窟東振口城揚 東臨滄海西至

王門陳 屠柳城度龍塞繆 此崑尤之兵非

人之力也史 執訊獲醜詩 俘厥瑤玉書 于疆于

理詩 百戰百勝鄧 克殷年豐左 班師振旅書

殺一夫而利天下下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書 庶

民弛政庶士倍祿禮 出征執罪釋奠於學禮 歸而

宴齋齋鑑類四 卷五五 帝王部 武功 九

飲至以數軍實春 拓土三千里往返運若飛王 黎

增櫛風沐雨以申弔伐宋 成算所授無不克捷詩

明太 騰書隴蜀告示禍福漢 混一諸夏大振英

聲宋 外事征伐內修法度周 凡此蔡功惟

斷乃成唐 兵不血刀罪人斯得明 取威定霸

在此一舉 直抵大梁擒其僞主後 車駕南征盜

賊悉降漢 批取三關兵不血刃周 以此橫行

天下可也唐 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 朕爲

將如此何如太宗 數百里無人煙更各所幸山曰駐蹕山驛

書報天子及高士廉 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鄧 對光

武強藩悍將皆悔過而效順唐憲宗 經略四方頗知

用兵之效唐太宗自言 大小百戰未嘗不親冒矢石明成祖

藏弓矢於武庫初秦上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於常後餘大弓一張矢五藏之武庫世寶

之每郊社重禮必陳於儀物之首以識武功立射射於高阜金太祖南成

外南望高阜使與射之不能至太祖一發過之度所至

踰三百二十步宗室護都詞最善射遠其不及者猶百

步也天德二年討滅桓元興晉室北擒慕容

超南梟盧循魏崔浩謂宋高祖 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紀

律設張赫然號中興唐憲宗 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

武之聲震攝華夏周世宗 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

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 驟車出蜀 青蓋辭吳宋太祖

古齊淵鑑類函 卷五五 帝王部 武功 三

祖平南唐詔 削平富縣 載整皇綱 復周漢之舊疆寵

綏羣后 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宋太祖平蜀詔 爰從江

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 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煙

直接於錢塘 犄角之勢已成水陸之師並進 崛強

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 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帆乃出

奉場寬大撫戢吏民 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

華如故元伯顏平南宋表 西抵巴蜀 東連滄海 南控閩

越 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 奄入南方盡為

我有明太祖檄諭齊魯河洛燕剴秦晉之人

守文一

原繼禹之道孟

行湯之政史記

繼文之體春秋

維清

緝熙文王之典詩 儀式刑文王之典詩 嗣守文武不

訓 對揚文武光訓 宣文武業 法文武遠迹帝王世紀

有聲繼伐 昭哉嗣服 下武繼文 鴻允奉統東觀

丕承基緒 右降世業漢書 以奉大業東觀 太平君

子持盈守成 內修諸己思先王之道 順天尊文書

繩其祖武詩 克終允德書 世德作求詩 其承

厥志書 永保宗廟總一海內漢書 夏啟以先史記 復

命武王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

難 肆不殄厥愷亦不殞厥問並毛詩 宣二祖之重光

貞善備鑑類函 卷五十五 帝王部 守文

龔四宗之緝熙班固 世有哲后 仁聖相龔陳思王 周

云成康漢言文景詳帝治 守文佳主晉陽秋 增取或可

以力得而守不可以不慎唐太宗與侍臣論周秦修短

得天下益尚詐力此修短所以殊蓋 創業之不易既

取或可以逆得而守不可以不慎也 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

草昧羣雄競逐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弱

覆昏暴殄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守文為

難帝曰創業之不易既往矣 偃武修文魏徵欲上偃

中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 偃革尚文唐蕭範與段文昌

視見九功舞則論觀之不 勸帝偃 帝厭武事光武積苦兵間厭武事因休 帝

且厭兵唐蔣父本名武見偃宗請曰陛下今日偃武脩

宗兵方罷又恐天子銳於武亦國以諷他日帝見侍御

史唐武曰命名既多何必曰武因改名慶羣臣乃知帝

日厭成憲具在元李肅備言世祖立國成憲具在慎守是矣拱已以聽

唐高宗承繼初帝實體老臣拱已以聽綱紀設張力不難而功已成明皇開元時厲

精求治元老魁輔動所尊懷姚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繼體守文則有餘

宋史高宗贊曰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非其材也一時繼體守文之政燦

然可觀宋史贊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元史成宗贊

大臣多謂東宮守成合主明仁宗景德以前足為繼

世賢君胡新安論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

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宋英宗時懼不能當天心

繩祖武元仁宗曰就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以勤修道德為孝明

古書齊滿繼類卷五帝王節守文

信賞罰為治金世宗誠皇太子臨御既久渺然思國家基緒

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世宗大定二十八年萬春節宴於神龍殿諸王公上以次捧觴上壽

上躋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蓋言臨御既久渺然思國家

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皇太孫當修身養德善

於持守中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

樂之中明孝宗時中興一

原續漢書曰昔羿寒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為牧人能

修德復夏厥勳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百鬲內外之助

至於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

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至孰能堪之討

賊平亂克復漢業號稱中興雖初興者無以加矣中國
既定柔遠以德愛順人命下及至賤武功旣抗文德事
修動績弘矣 漢書曰孝昭帝時太山萊蕪山南洶洶
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二十八
圍入地八尺三石爲足立後有白鳥數千集其旁宣帝
中興之瑞也 又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政
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
成間鮮能及之者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
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
功光宗祖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荀

百意彌鑑類函

卷五

帝王部 中興

三

悅漢紀曰孝宣任法審刑綜覈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
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爲中宗然不甚用儒術
是以德化不能純備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自成哀

以下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猶存而瞻鳥之望
始絕世祖以眇眇之元起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力位
舉羣賢並列於時懷聖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
南面疾足者爲王公芒芒九州瓜分衛切溘浪蒼生塵
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荻棘枯
橫綱振而逆鱗埽羣材畢湊人鬼與能數竿之間廓清
四海雖曰中興與矣始創業者庸有異乎 誠哉馬生之

言固已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始於周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乘之上矣 東觀漢記曰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伯升曰伯升殺我及世祖至絳衣大冠乃驚以爲非獨伯升如此謹厚者亦爲之 帝王世紀曰春秋興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策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乎梟反正遂建中興夏少康同美矣

通鑑曰

太興元年琅邪王麋即位於江東祖逖言於上曰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晉主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

古書淵鑑類例

卷五十五

帝王部 中興

五

軍豫州刺史但給千人廩布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 唐書曰明皇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帝許之太子乃還次乎涼得牧馬牛羊兵始振朔方留後杜鴻漸等迎太子治兵於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等兵二十萬復京城肅宗還京師 又曰順宗旣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以問蔣又父曰中宗卽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

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
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
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爲不遷主 宋史曰靖康中
王雲以給事中使金議割三鎮以和雲還固言康王舊
與幹商不結歡宜將命帝恐爲所留雲曰和議旣成必
無留王之理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大學士爲之副
項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民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
清野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
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爲金人
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奸賊也共
譟而殺之王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
者以爲驗天命云 通鑑曰康王初卽位議巡幸李綱
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
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
之心南陽光武所興請暫駐蹕議還汴都若乘舟順流
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
事雖欲保守一隅不可得也帝乃許幸南陽而汪伯彥
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遂決幸東南 宋史曰高宗廟
號洪邁請號世祖尤袞率禮官議太上中興雖同光武
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恐在天之靈有不妥會禮

部太常亦向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邱取商
高宗實為有證詔從之

中興一

原功光宗祖漢書弘宣祖業杜頌紹先之業書復先

王之道復文武之境詩復禹之跡世紀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左傳興衰撥亂詩復見漢官儀魏

國家再造唐肅宗還京師廣平王叙郭子儀來自中

與文物肅宗中興文物未完于休烈獻不因人情何

以興復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將圖恢復必在川陝宋高宗

海言於扶持王室幾致中興唐鄭畋勸帝還京疏

二十上宋宗軍威始盛郭子儀將銳意興復宋孝

原宵然喪天下莊輕四海之祿漢武志存四海之

外符得道貴而不驕呂氏春秋撤鐘懸而閑居列子

去妻子如脫躡美武坐華堂森然如松生於棟面雙

闕無異窟巍之冠蓬萊詳帝翳然林木便有濠濮間

想說與元通靈白虎坐牀生塵語問長生之術

問至道之精莊請不死之藥帝王至襄城之野

往崆峒之山莊到峩眉見皇人抱朴執元璧見

王母魏起穆見黃蓋童子見紫府先生抱朴黃

高齋齋鑑類編 卷五十五 帝王部 中興 三五

帝候神人史封禪

孝武好方士東方朔云

駕雲車史記

燃

九光燈設蒲萄酒漢武帝傳

立修葺之仙掌承雲表之清

露張衡西京賦

通天臺招仙人史記

集靈宮懷仙者相譚新論

築

館相如

望仙觀 作神明臺三輔舊事

青鸞集殿武帝故事

白雲趨

宮同上

西山為謠穆天子傳

稷邱迎拜列仙傳

王女為王

母所臣

巨靈告求道之法漢武帝故事

王母授地圖周書

王母獻白環帝紀

神女持酒孫氏篇

王母仙桃武帝故事

嵩高見王母嵩山記

甘泉王母降幽明錄云

受道於元

素抱朴子

發紫臺之文漢武內傳

象罔得珠莊子

怡然自

百登齊鑑類圖

卷五五

帝王部 真道

毛

得列子

役使百靈抱朴子

能總百神曹毗贊云

朝使百神

列史傳

息駕元圃符子

褰裳遊震黃帝贊

騎龍乃去

史傳

升龍局躋抱朴子

唯劍鳥在列仙傳

上方鄉神

仙之事宋徽宗

稍稍復惑方士唐穆宗立雖誅柳必而後稍稍復惑方士

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仁宗

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元仁宗

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仁宗

詳延茂異物色隱淪

思訪話言用熙庶績宋真宗詔召

放 奉希夷而為教法清淨以治民 思得有道之人

訪以無為之理真宗語召賀蘭懷真

訪求道教仙經徽宗 修建

洞天福地徽宗令天下洞天福地皆修建宮觀

躬受道家之錄唐武宗去浮屠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錄服藥以求長年

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

留意黃白之事陳搏謂周世宗曰陛下為

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為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治丹劉求長年唐憲 煩一

州而致長年柳泌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

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告錫靈符唐天寶

一州而致長年於君父何愛焉元年有

神降丹鳳門以為拜迎天書宋真 冊為教主道君

老子告錫靈符宋徽宗謁道籙院上章 冊已為教主道君皇帝

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再號太土大羅天仙 神霄玉清之祠偏天下時蔡

依倡為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飛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

偏天下矣 白鶴遶壇卿雲捧日明世宗鑄金籙大齋於內

徧徧物色之不能得明弟元清請三丰造朝了不

可得召邱元清至與語大悅欲官之固辭不受後永樂中復遣胡濙徧徧物色之不能得 問以無

古意御鑑類 卷五五 帝王部 慕道 天

為之道真宗祀汾陰次華州幸雲臺觀召見隱士鄭隱

道李寧次闕鄉縣召見道士柴元通問以無為之

問長生久視之術宋高宗召問蜀人皇甫坦以長

令放逸丹經蕭卷不如守一帝言事甚眾但外廷無

歎服書清淨二字以名其菴知者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 朕常念

神仙神母忘朕也元太祖問長生久視之道於邱處

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志賜宮名曰長春且遣使夢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母忘朕也 道者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天台道士司馬 何處更求長

生唐宣宗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

對曰王者屏欲而修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神慮澹則血氣和 嗜欲勝則疾疹作布衣張臯

宗治世莫若愛民 養身莫若寡欲虞士王昭素

白日冲天何益於世

勤行修鍊無出於此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

陳搏屢朝見上益加禮重因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

從容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

山野之人於時無用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何

益於世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下之表真有道仁聖之主

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鍊無出於

此輩等上其言帝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令有司

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

之屬初詩賦數日放還山

於憲宗曰士有道者皆歷名滅景無

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技哉

終帝世無他驗

唐敬宗感佛老有言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

西迎之息元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為

圖以觀之終

帝世無他驗

堯舜得壽不因大丹

元世祖時方上請

所需廉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

舜之壽不因大丹也帝曰善遂却之

熙皞而不自

知卽神仙也

明太祖謂宋濂等曰秦皇漢武好尚神仙

以求長生卒不可得以及朕觀之人君能清

百香齋鑑羶

卷五 帝王部 慕道

心寡欲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

梁武帝談空梁元

熙皞皞而不自知卽神仙也

帝講老子皆足為戒

唐太宗與宰相言

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

絕方士之說

唐憲宗與宰相言

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

及神仙事李藩對

謬謂長生可得一意

修元

懸思服食不終之餌

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

民熙物洽薰

為太和是陛下性中真樂也

道與天通命由我立是

陛下性中真壽也

明海瑞

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

漢武帝末年對羣臣歎

過求長生遂被奸人誑惑

世

宗遣

詔

雄才一

原漢書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民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祀百神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荀悅漢紀曰武皇帝恢萬世業內修文學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粲然存矣然猶好其文末盡其實發其始不克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罷

古書淵鑑類編

卷五十五

帝王部

雄才

三

弊當此之時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桓子新論曰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卽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橫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唯漢家最爲盛焉故顯爲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魏志曰太祖漢相曹參之後也桓帝時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元南陽何顒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吳志曰孫

權屈首忍辱任才尙計有勾踐之英奇人之傑矣故能
自擅江表鼎峙之業

通鑑

曰劉先主自詣孫權求

督荊州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熊虎之將
必非久屈爲人用者忍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又曰後魏主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

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

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寸所向

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 又曰魏爾朱兆委

高歡統鎮兵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使握大兵

譬如借蛟龍以雲雨不可制矣 又曰唐太宗神采英

古齋補鑑類函

卷五五

帝王部

雄才

三

毅羣臣進諫者皆失舉措因假之辭色 又曰褚遂良

曰陛下抬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陲讐服威望大矣

又胡致堂論曰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其所長短蓋略相常光武昭烈才德俱優然規模建立

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 唐書憲宗贊曰帝剛明果斷

自初卽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

收成功 通鑑曰唐宣宗接對羣臣如賓客每宰相奏

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自問閭細事或談宮

中無所不至少許復整容曰卿等自爲之乃起入宮令

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

嘗不汗沽衣也 五代史曰周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
已撓羣議親敗劉昫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
天下之志 通鑑呂氏中論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
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藝祖以杯酒譏笑收
之而有餘 元史曰世祖在潛邸思大有為於天下
通紀曰韓林兒以太祖為左副元帥不受曰大丈夫寧
能受制於人耶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初克太平耆儒
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太祖召安語時事安曰方今
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
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
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乎也 又
曰吾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於元氏

雄才二

原雄才大略漢書 雄才遠略魏志 雄略之主吳志 一世

之雄徐爰宋書 天姿傑邁晉陽秋 意思安閑魏氏春秋 威鑿

電斷晉陽秋 論決大事魏書 沈毅大略晉陽秋 舉止自

若續漢書 謀經藝發圖識魏觀 不震不動不懸不竦詩

才直驚人勇非人敵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東觀 壯

士何畏漢書 按行賊營東觀 迴山倒海袁祐 迴天倒日

機陸機 鞭笞天下史記 囊括天下魏書 席捲天下包

東皇篇鑑類 卷五五 帝王部 雄才 三

舉寓內 執朴鞭笞賈 折筭以笞之東 拔萬國之

地 九州之結傳 心如饑虎志若秋鷹虞 據河為

塞塹山堙谷 直抵南山以為闕立石東海以為門史

記 沈謀英斷宋太宗 英暢神武明宗 性英武唐

皇 人皆服其英武明世宗 材明勇略漢九 憚帝英

睿宋太祖受禪宰相范質善彈帝英睿 威德兼隆英

略問見遼太宗 英謀睿略遼達大度 機謀在已

取舍如神進大 內修政治 外拓疆宇遼聖 闕

達多大節馬援調 深沈有大略元太 恢廓大度同

符高祖漢光武 智慮絕人酷類先帝明卓敬 天子明

古彙淵鑑類函 卷五 帝王部 雄才 三

見萬里外光武以靈書論河西皆驚 帝明見萬里外

徐達謂 漢武雄才大略後世罕及明太祖 一將之智

有餘萬乘之才不足唐太宗祭 聰明英父為南渡諸

帝之稱首宋史考 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

墜緒宋史論 藝能

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書 奇才美藝通微入神曹

善史書東 善草書博物 善左右射典論文帝自序

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親 射出百步論 射

夫項發口縱俯馬蹠而仰月支也 虎於觀年 射蛟於江漢 手射飛鳥 發彼小狔

詩 少好弓馬論典 甘蔗為杖論典 以單攻復論典

持復自謂無對俗名饒戰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復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

曰若逢敏於 依路直決耳 以短乘長論典 銅丸摘鼓書 自御填

篋觀 善鼓琴 漢元帝紀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 琴吹洞簫白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

極竊 善音樂 博物志恒 巾角壘基 南善彈基能用 魏文

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 喜彈基 與論曰余少所 為之賦 造宮為則魏書 書壁為像 徐安 善射 唐

其巧少 德殿數年之問悉為精銳 對奕 宋潘慎修善奕太 宗曰弘諸衛將卒習射於顯

以獻 工文章多藝能宋太祖 學問精博文章華敏 幼喜書翰十歲能詩 精

省讀書奏七行俱下宋主 幼喜書翰十歲能詩 精

古香齋鑑類函 卷五 帝王部 藝苑 三

射法曉音律好繪畫並遼 通詁訓工草隸書唐睿

善學藝善隸書唐順 善騎射通音律歷象之學唐明

善騎射通春秋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事後唐 自

教法曲明皇自教法曲 自調歌曲金世 習巧之勤

移於治國南漢主劉鋹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蛟龍

皆駭伏遂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曰銀符工

巧習以成性倘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

惟一不能元順帝閱徽宗書畫稱善學士嘆曰徽

能為 作無益害有益明太祖時司天監進元主所製

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 務而留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苦稔此心以治 天下豈至滅亡 命左右碎之

歎美一

原吳歷曰曹公出濡須權數挑戰乃自乘船從濡口而八公見舟船器仗徒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子若狔犬耳 沈約宋書曰帝諱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初為冠軍孫無終司馬桓元篡帝位遷天子於溇陽桓修入朝高祖從至京邑元見高祖語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凡蓋人傑也 **增**唐書曰高祖在太原姜彘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 又曰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古齋齋鑑類四 **卷五** 帝王部 歎美

帝王部

歎美

三

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採其語名之曰世民 又曰劉文靜曰豁達類高祖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 宋史曰太祖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 又曰真宗立為皇太子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 明紀事本末曰陶安見太祖謂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吾輩今有主矣

歎美二

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萬世永賴時乃功 成允成功惟汝賢 汝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弗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其爾之休

有彛永世 世世享德萬邦作式曲尚 頴川蒙太守

威力 指曰此太僕室也 差強人意 若敵國並東觀

將軍被創深重猛氣益奮魏志 宓不空有名蜀志李

每見王文章愛玩無已魏文 寫王茲頌置諸左右

魏文 後出益奇 斯異美矣魏文 **增**蕭郎出三十

貴不可言宋王倫 此兒瞻視非常高徽謂 殿下異

日太平天子也明袁珙 意氣雄豪瞻視不常遼天祚

祖 兒有奇表後當富貴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

異其狀貌賜以鷄鵝厄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 生子當如李

亞子梁主謂 唐莊宗

百查齋淵鑑類函

卷五五 帝王部 歎美

美

占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五十六

帝王部十七

追舊 猜忌

哀恤 微行

敷誠 恩倖

擬勞 奢移

責讓 廢立

昏德 失政 禪位

追舊

原尚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維新 毛詩曰友賢不

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漢書曰高祖過沛置酒沛

宮悉召故人父老酒酣自擊筑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

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我

魂魄猶思樂沛與父老諸母故鄉人樂飲極歡道舊故

為笑樂 **晉**通鑑曰光武幸南陽進南頓縣舍置酒會

古香齋鑑類函

卷五十六

帝王部 追舊

一

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兄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

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復

增一歲 **原**東觀漢記曰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

思其人到其鄉其度在其人亡 **增**唐太宗嘗謂魏王

泰曰虞世南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

中無復人矣後復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

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

其靈座焚之 宋史曰畢士安歿後真宗謂寇準等曰

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

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他日王且奏曰陛下前稱

畢士安清慎知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無田園居第歿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真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金史曰世宗巡幸上京居於光興宮宴於皇武殿上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既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各有差宗戚皆露醉起舞竟日乃罷又曰曲赦會寧府仍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上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於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 又曰世宗還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女直老

古臺彌繼類

卷五十六 帝王部 追舊

二

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嘉歎賜食併帛 通紀曰明太祖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追舊二

原慎終追舊篤信好友潘岳西征 王思舊勳春秋 帝思舊

恩同席書封陽都侯魯國先賢傳 飽一笥餌拜河東都尉

觀東有龍潛之舊魯國先賢傳 有撫塵之好應 利祿先

死後生禮 封黃帝之後於薊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

封殷之後於宋並禮 求樂毅後漢 賜王髦孫女

傳 詔求徵卿漢 羌嘗有警息將帥之臣 單于入

朝思股肱之美揚 迺畫霍光麒麟閣漢 刻作鮑信

祭為哭之魏志 圖黃瓊於有內書漢 今經北館無復子

侯封張賀家書漢 瞻望墳壟魏志 收械墳墓魏志 追思楊

其餘風書後漢 感其知己魏略 臨祀袁紹魏志 追思楊

修文士 安得征虜後漢 征虜將軍卒世祖每

果失名將又賈復力戰傷創甚世祖聞之曰吾所以

將聞其婦孕曰生女則我妻子也 聞鼓思臣魏志

男耶吾夫妻之不令其戢妻子也 賜金奉祀漢宣賜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

將帥之臣 賜金奉祀漢宣賜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

然 增上家藏賜詔唐玄宗時李靖孫彥芳上家藏太

釋手執摹 留遺物禁中彥芳又上請所賜于闐玉帶

本賜彥芳 求魏徵笏文宗問魏徵前家書詔頗有存者

子悉留 求魏徵笏文宗問魏徵前家書詔頗有存者

禁中 求魏徵笏文宗問魏徵前家書詔頗有存者

古香齋鑑類圖 卷十六 帝王部 追舊 三

日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 贖呂端第宋呂端子藩兄

識朕意此笏乃今日棠 贖呂端第宋呂端子藩兄

居第真宗出內府錢五百萬買 贖呂端第宋呂端子藩兄

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仲償宿連 若夢平生太宗忽夢

平生微所 求見儀形周之亡帝思之甚將 詔訪

御製祭之 求見儀形周之亡帝思之甚將 詔訪

其後 文宗請貞觀政要思魏徵之 因訪其後貞宗嘗

簡奏疏盡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 有大勳方德宗詔

以嘉言聞節召對權大理評事 有大勳方德宗詔

尚父子儀有大勳方保父婢王家嘗誓山河塚金石許今

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又婢而無賴者妄論奪之自宗

有司母 錄其舊勳宋太宗於大 追論定策徽宗追

得受 錄其舊勳宋太宗於大 追論定策徽宗追

定策勳贈 功臣奉祀孝宗詔以太祖功臣俱係輔佐

魏郡王 功臣奉祀孝宗詔以太祖功臣俱係輔佐

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無 建三統漢梅福請建三統

異其量加恩與俸奉共祀 加比干諡為忠烈封其墓

般 備三恪明皇以魏周 加比干諡為忠烈封其墓

後 備三恪明皇以魏周 加比干諡為忠烈封其墓

幸列子真宗祠汾陰
還幸列子詞

原序梁元帝懷舊志序曰吾自北狩琅臺東探禹穴觀
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干霄臨水
登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威里英賢尙冠髦
俊蔭真長之弱柳觀茂弘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
長安郡公爲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
迴上駟命鄒湛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
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
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唐德宗詔圖中宗以來功臣於凌烟閣詔曰我行

古香齋鑑類編 卷五十六 帝王部 追舊

四

西宮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頽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
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尊主庇人何代殘有在中宗
時有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在元宗時有如劉幽求
等申弼翼之勳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等掃去氛祲今
顧晟等宣力肆勤光復宗祏訂之前烈夫豈多讓闕而
未錄孰旌厥賢有司宜敘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
宋真宗追封趙普爲韓王配饗太祖廟廷詔曰識冠
人彙才高王佐翼戴興運光啟鴻圖雖呂望肆伐之勳
蕭何指縱之効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旋三紀茂
巖廊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無玷謀猷

可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盃永同休於宗祏

哀恤

原上恤孤而民不倍禮記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詩諸

侯薨去樂禮周既死不稱名左傳感念沾襟東觀嘉幽

蘭兮延秀當中夏兮下霜漢書親故離災士人彫落

魏文王傳思念不已魏文追德賦漢書賜粟帛恤其家

唐太宗於屈突通召其妻子至行在厚卹之魏徵殞殮

所資特宜優卹宋太祖詔賜高防詔厚卹其家孔文仲恤

孝弟力田宋真宗詔撫恤水災宋天禧三年遣使撫寬

恤流民宋寧宗詔有司寬恤兩浙京東西河北水災遣謁者就第宣慰唐

哀慕備鑿類卷五十六 帝王部 哀恤 五

宗時于休烈父子著儒行特贈尚書左漢收存恤亡

射妻韋罔夫人諡曰元遺謁者就第宣慰張公情感於中安有所避唐太宗於

此其時也元劉亨安吉水華黎

原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有羽澤之誓左傳用之於會

同用之於軍旅周禮申命行事勿告爾朕志 明聽

予告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 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 樹德務本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若網在綱有條弗紊若農力穡乃亦有秋 僕臣正厥

后克正 懋乃后德 匡其不及 罔不同心 乃心

王室 沃朕心 訓朕志 爾有嘉謀入告爾后 永

綏厥位毗予一人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 惟公懋德

惟時懋哉並書 覽昭前世紀為鏡戒東觀 各守爾典

時亮天功 顧乃德 高乃聽 正色率下 泣事

惟能 欽乃攸司 慎乃出令 省乃成 慎乃憲

敬明乃罰 敬明乃訓 敬爾繇獄 敬爾有官 舉

能其官惟爾之能 率不良 保赤子 惟民康又

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 恭儉

惟德 往盡乃心 爾有善朕弗敢蔽 予弗掩爾善

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罔

以辨言亂舊政 無以利口亂厥官 無倚勢作威

言齊籙鑑類函 卷五 帝王部 敕誡

六

無倚法以削 罔違道 無忿疾 無傲從康 汝無

起穢 無載爾偽 勿用非謀 罔湏于酒 弗腆于

酒 無蕪酒 矧敢崇飲 德將無醉並書 節酒慎言

魏文 帝 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爾惟自勗

汝自求毒 罰及爾身弗可悔 無替朕命 無棄朕

命 陳師鞠旅 聚眾而誓 巡師擗眾 嗟我友邦

家君越御事庶士格爾眾庶悉聽朕誓以爾眾士奉辭

伐罪爾其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爾尙弼予一人永清

四海 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 致天之罰 肅將天

威 底天之罰假手于我有命 予弗替上帝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予畏上帝弗敢

弗正 予弗順天厥罪惟均 曷哉天子尚桓桓 尚

迪果毅以登乃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罔或無畏

寧執非敵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力 鐵厥

渠魁脇從罔治 書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詩 稱爾戈

鋌乃戈矛 杜乃獲斂乃窵 峙乃芻蕘無敢弗多

峙乃糗糧無敢弗逮 火炎豈罔玉石俱焚 功多有

厚賞不迫有顯戮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其

或弗恭邦有常刑 爾無弗信朕弗食言 書 增救以

政治 唐文宗時李石請蠲遣十道郵使救以

政治 唐文宗時李石請蠲遣十道郵使救以

戒飭諸郡守臣 宋孝宗 飭吏治 漢帝詔曰夫俗吏矯

厥之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夫以苛

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與則下有

怨心其勉思舊 詔舉効宋仁宗詔曰守令或貪恣擊

令極朕意焉 舉劾自今其思率職毋撓體俸毋縱有罪 劾書勉

勵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 親戒武威太守 漢光武以睢陽合任

每校任於外必 合卑士宏戒勗 面諭江浙平章 元文宗以張驥為江

戒之日善事上 官毋失名譽 汝先朝舊臣故命汝往民為邦本無民 吏肆誅求 詔

何以為國汝其土體朕心下愛斯民 令戒飭 宋理宗詔曰比聞官吏乃肆誅求殊失培 疑

其誅求下詔戒飭 宋仁宗時許元欲與施昌言分行浙 江調軍食帝疑其誅求貧民乃下詔

喜齋湘鑑齋 卷五十六 帝玉部 救誠 七

戒 手詔戒諭大臣 宋孝宗時十一月當郊而雷 太過則失大臣

之體 宋太宗戒曹黃中曰小心翼翼君 以八事訓飭

在廷 宋理宗以八事訓飭在廷曰肅紀綱用正人揀

親書九事戒之 宋孝宗以虞允文知樞密院 恐以此

敗唐太祖戒劉洎曰君不密則失臣臣 是必為累

宗時宰相竇參任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祖救戴胄

申帝戒之曰是必為累 密加詔諭 宋真宗有裁

斷然重事宜付有司 命宰相戒之 宋太宗以王禹偁

穿相 當嗣家聲不可不慎 性剛直不容物命

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畏忌顧望則職 樞機之發不

笑廢矣卿深 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

不可不慎 唐太宗手札戒諭上官正曰言者君子之樞機

何不 由儆百工務敦行實 宋仁宗詔諭臺諫為耳目

可及 飛語中傷善長非忠孝之行也中書門下 洗心飭行

其甲儆百工務敦行實循而弗改者罪之 欲面舉

毋縱貨賄 宋理宗戒羣臣洗心飭行毋縱於

公等過失以相戒 太宗謂長 草書戒酒三章以賜

易簡嗜酒 太宗戒約深切且草書 丁寧告誡幾三百

戒酒三章 以賜合對其母讀之 丁寧告誡幾三百

言 山堂別集曰太祖於李景隆詰丁 敕太子

太子曰 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人之勿 序祖訓

以善小 而弗為惟德惟賢可以服人 序祖訓

序 皇明祖訓云首尾六年凡七騰稿至今方定凡我子

孫 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以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

易鳴呼其 敕內官 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序

古登齋齋鑑類編 卷第六 帝王部 敕誡 八

大誥明太祖以天下臣民舊染汙俗往往不安職業觸

化之親訓諭江南臣民明太祖詔徵江南諸郡民凡

親訓諭之諄諄數千以聖書諭河西漢光武諭質融

無分民自適賜之數以書誡之明仁宗為太子

撫勞

原悅以使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子路

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論四牡勞使臣也采薇遣戍役

也出車勞還師也杖杜勞還役也毛詩不留不處三

事就緒鞫哉庶正疾哉蒙宰詩並毛增循行慰撫唐

元中關東淮南浙西大水權德輿言天下大計仰於東

南公產兩二時農田不開連七日象宜擇羣臣明識通

喜齊洲鑑卷六帝王節撫勞九

方者持節勞徠問人疾苦錫其租遣使慰勞富弼在

入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青州賑

饑民凡活五十餘萬人撫循將士宋黃裳言壽皇在位三十年

報撫慰歸戶者得千餘戶歸國詔令撫慰之賜勞

優厚明仁宗為太子監國永樂十五年召赴京師過鳳

厚賜勞宋太祖時劉昌言為陳洪進功曹洪進

皆慰勞之明太祖至汴大將軍徐達等

責讓

原晉侯築宮而美康王使讓之紀年晉帥陰戎伐顧

景王使辭於晉春秋弗知稼穡之艱難惟湛樂之從

厥父蓄厥子弗肯播厥父作室厥子弗肯堂莊尚

恥事並廢盜賊縱橫民多寃結州郡不理 并有斬將

奪旗之實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 未聞成言嘉謀

欲以身試法耶 將軍乘傳行塞因用歸家並漢書 詔

書千條萬端何意臨敵亂後漢 欲加譴黜唐太宗

者不 一旦諛護太宗征遼東召冠名振問方略不合

切事 解謂左右曰房元齡常在朕前見朕噴餘大色不能

且加切責宋李昉罷相詔學士賈黃中草制罷侯右僕

黜責也若曰文昌符簡以均 必形諛護宋陳恕便殿

勞逸為辭斯為得體士於之 未深悉必形諛護恕欲取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

容俟意稍解復進慧挑前奏終不改易太宗以其忠多

從 下詔切責宋琪與柴禹錫朋比太宗惡之宋琪以

錫禹 錫禹 錫禹 錫禹 錫禹 錫禹 錫禹 錫禹 錫禹 錫禹

事覺徽宗 詔書切責宋太宗時曉知古 將面詰之蔡凝陰

切責唐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大臣多 名諸大臣

公漢光武以吏事責三 手詔責宰相金章宗時賜宰

不淖官吏 以事詰責明太祖以事詰 數以職

事見責漢哀帝時鄭崇 彼將以不職為寧宮之役下

兵部發軍工萬人劉大夏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

訴於上上令內閣擬旨切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

人兵部職也大夏每以老辭位溫旨勉留猶未已切責

旨下彼將以不職辭上欣然納之命工如大夏所減

嘉齊淵鑑類編 卷五十六 帝王部 責讓 十一

宋郭載知天雄軍誣奏 切責竇憲漢帝召竇憲切

家棄憲如孤

離腐鼠耳

詰責諸常侍

漢靈帝詰責諸常侍曰汝

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

與角通皆叩頭求退

妖氣今自

爲妖耶

齡也上初下夢陽獄旣而釋之他日上遊南宮二張夜

入待酒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

免冠觸地蓋因夢陽

之言而罪壽寧也

責以負

郭子儀執藥寫羅于讓之日

利隔水而語

責以負約

亦不薄奈何負

約深入吾地

猜忌

原非少主臣也

若芒刺在背

寧我負人無人負

我

世語曰太祖過海審伯奢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聞

其食器聲以爲圖已遂殺之旣而悽愴曰寧我負人

無人負我

有勝已者以法誅之

曹瞞

眠不可妄近

近

斫人

人欲危已已輒心動

世

啖野葛飲鴆酒

博物

志曰

太祖習啖野葛至一

尺亦得少多飲鴆酒

性猜忌不悅學

隋文帝性猜

任智以獲大位因

猜忌刻薄強明自任

唐德

爲人

標急多猜忌

金海陵爲人標急

性本猜忌

金宣

詰責諸常侍

漢靈帝詰責諸常侍曰汝

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

與角通皆叩頭求退

妖氣今自

爲妖耶

齡也上初下夢陽獄旣而釋之他日上遊南宮二張夜

入待酒上獨召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

免冠觸地蓋因夢陽

之言而罪壽寧也

責以負

郭子儀執藥寫羅于讓之日

利隔水而語

責以負約

亦不薄奈何負

約深入吾地

猜忌

原非少主臣也

若芒刺在背

寧我負人無人負

我

世語曰太祖過海審伯奢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聞

其食器聲以爲圖已遂殺之旣而悽愴曰寧我負人

無人負我

有勝已者以法誅之

曹瞞

眠不可妄近

近

斫人

人欲危已已輒心動

世

啖野葛飲鴆酒

博物

志曰

太祖習啖野葛至一

尺亦得少多飲鴆酒

性猜忌不悅學

隋文帝性猜

任智以獲大位因

猜忌刻薄強明自任

唐德

爲人

標急多猜忌

金海陵爲人標急

性本猜忌

金宣

代之君多猜忌

宋太祖時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

保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

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彥卿由是得免

尤忌

知名士

隋煬

帝素疏忌之

唐高祖於

使我毛髮灑

浙唐宣宗卽位李德裕爲冢宰奉冊旣罷上謂左右

日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浙

縱酒納賂以自晦

李淵淵遇疾不時謂有甥王氏在後

宮帝問之王氏對以疾帝日可得死否
高祖聞之益懼因縱酒納駱以自晦
恥見屈於正

論而忘受欺於姦諛
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之賣

直宰相不敢私第見客
朝士相過從者金吾皆伺

察以聞並唐德宗

微行

原微服遊於康衢矧微行期詣殿門夜漏乃出

夜出夕還出從期門下富平侯同輿並漢書芻服

旗帽風俗通白衣袒幘漢書降尊就卑懷璽藏徽便

旋間閣周觀交隧張衡西京賦亭長不內宿於逆旅北

至湯池西至黃山出入市里並漢書微服看紀數

古齊齋錄卷五十六帝王部微行 三

幸鄧通家風俗通醉飽吏民家漢書召逆旅夫妻賜金

千金漢武故事厭紫極之弘敞甘微行以遊盤喬賦若神

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為貴西京賦白龍魚服見困豫且

西京賦棄萬乘樂賤事執于戈守空宮並漢書蘭池

見箸史記客星逼坐志怪記帝立風雪中宋太祖數

臣家趙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自微行過上

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急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

帝曰已遣約晉王已而太宗至設重榻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上

入門立庭中明宣宗頗微行一日夜半從四騎至楊士奇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悚懼

俯伏地下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微行蔡風俗唐高祖武德二年微行至朝天堂明太祖嘗微行至

庚戌微行蔡風俗唐高祖武德二年微行至朝天堂明太祖嘗微行至

衣哀麻而大笑上問之曰爾被服如是而大笑何也曰
吾夫爲國而死爲忠臣吾子爲父而死爲孝子然則天
下婦人其婿夫好子未有如吾者矣此吾所以喜而笑
也上問曰汝夫已葬子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四十
步是吾夫埋玉之所也言訖忽不見上因識其處明日
遣中使往視之掘地數尺有誌石焉晉下壺墓也命掩
之爲立廟命有
司春秋祀焉

偕衛士沽酒

明文皇偕衛士九人入肆沽酒相者袁珙
適拜曰陛下何如此輕行文皇還宮召之

微服觀使邸

永壽節節邸帝微服往觀
行幸局

政和後多微行乘小轎子謂之內府當
置行幸局每中以帝出日謂之有祈當

導遊政

明正德九

年帝始微行黃花鎮等處近侍錢寧張
銳張維等曰導上遊政微行不可諫止

宣府營第

明武

宗時江彬等道遊戲近郊因數言宣府樂遂出居庸關
至宣府彬爲上營鐵國公府第於宣府鞏豹房珍玩女

御其中帝樂之
忘歸號曰家裏

輕車小輦

七賜臨幸微宗微行始民
間猶未知及蔡

喜驛鑿鑿

卷夫

帝王部

微行

三

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
幸之語自是邸報聞四方

車駕幸臨

不謝遣中使
明宣宗

問楊士奇車駕幸臨國不謝對曰至尊夜
出思臣追今中心惴惴求已豈敢言謝

恩倖

原非有材能婉媚貴幸

前漢後幸傳曰漢興後幸寵臣
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閼孺

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
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具帶侍脂粉化閼籍

也
富侔於王者

風俗
權與入主倖

貴傾公侯

貴震朝廷

與上臥起

嘗與晝寢

使乘副車

出則參乘

冠駿驥

傅脂粉

珍寶上第盡在董氏

前漢後幸傳曰詔將作大匠爲買起大第北闕下重殿
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楹表以錦錦賜及武庫禁

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
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

增出入臥內陪燕私

坐與妃嬪連榻唐明皇於姜皎侍禁中連榻而坐明皇於王毛仲

得預宮中祕戲宋著作郎劉鳳言孝妻出入禁掖宋徽宗於蔡攸王黼觴詠唱

酬字而不名宗於曾觀龍大淵同臥起江彬等同臥起出入宮掖侮弄莫得帝所

紳後唐莊宗時伶人武宗悅錢寧賜姓朱內侍帝百官聞擊毬鬪雞呼

之不名姜皎帝暫不見惘惘若有失王毛仲此曹奴隸

耳劉珙言進見無時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

紅蔡攸遊戲近郊並騎鏡曹與上莫辨江彬錢寧等

奢侈

原觴酌有采樽俎有飾食器雕琢茵飾雕文韓宮

室崇峻輿馬奢侈帝王披珍玉之衣傅子作麗華之

室帝王官人不移樂不徙懸三輔故事庖廚不徙後宮

不移司馬相如糟邱酒池賈氏新書肉園酒池淮南子

酒池肉林三輔故事車行酒帝王世紀肉園酒池淮南子

行炙築為玉牀淮南子紉為象箸世紀甲乙之帳漢書

珠璣為簾三秦記收美女以充明光宮漢武女樂三萬

人管子美女二千人漢書峻宇雕牆書窮妙極麗

羽飾之漢書臨雲雨新序蔽天光劉協皇德賦飾以美玉世紀翠

相屬史記大宮千里世紀鹿臺大三里新序阿房坐萬

喜齋酒鑑類函

卷五十六

帝王部 恩倖 奢侈 四

人史 瑤臺玉鋪管子 瑤臺瓊室賈氏 瑤臺夢天

玉堂漢書 璇室象廊淮南子 千門萬戶以銅為瓦漢書

銅金為柱淮南子 石脂為泥漢武 黃金塗階漢書 投

珍物為沙邱苑世紀 前廷植玉樹漢書 崇尚浮屠

奢極欲晉書 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後極欲唐書

帝 頃既奢靡思用人力魏徵 功用奢廣唐敬宗

政獵功 喜無籍玩物之言惡致治經邦之論 人則

務飾姬姜出則廣增僕馬 服玩瑰麗近古未有陳後

視官爵財物如糞土朱徽宗 時承平既久帑庾充盈

爵財物如糞土累蔡京 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

朝所儲掃地矣 雕琢害力農 纂繡傷女工唐太宗

古者齋鼎鑑類 卷五十六 帝王部 奢侈 五

怪弄造漆器禹雕其粗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

諸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

漸也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 土木被錦繡賞賜頒

府藏宋 主節奢欲無度侍中袁觀因盛稱高祖 以麤

塗壁齊東 飾以金玉珠翠陳後主 起臨春結綺望

以珠玕瑁飾宮殿孟昶 在蜀專務奢靡所 鑿金為蓮

花貼地齊東 昏合淫妃行其上 金屑飛空如落雪金

陵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 離宮四十餘所隋煬帝

間以五禾金屑飛空如落雪 鑿大匠三山

至江都離宮 宮城左右離宮數十 鑿大匠三山

四十餘所 創天成聖功二橋蔡京 再相每為帝言今京幣所積為

是大興工役兩河 五十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

之民愁困不聊生 艮嶽花石之擾京 又欲廣宮室求

五人風以禁中偏側之狀賢俱聽命各視方所致爭以
侈麗高廣相夸浸淫及於良嶽矣以未勅領應奉局
花石綱於蘇州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勅常取斯中珍異
以進後歲益加增舳艦相銜於淮汴勅於是搜巖剔數
凡土庶之家一石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而入其家
用黃帕覆封楛為御前物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

苑囿山林之制

蔡攸言於帝令苑囿中聚珍禽異獸
獸之聲四徹宛若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

山林陂澤之間金海陵營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

之力至五百人南京宮殿羅八珍於前所食不

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

過適口惟狂罔念邱其糟而池其酒張蘊古珍玩技

巧乃喪國之斧斤火寶箴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唐徐惠

廢立

百香齋鑑編

卷五十五

帝王部 廢立

六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春選賢為正

書漢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年鈞

以德德鈞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下並春太尉上

璽符史太后投璽魏就宗正府漢壁止西廟

志魏合聞日新四海注意王隱伊尹放太甲以寧殷

志魏臣寧負王不負社稷司馬字悲不自勝魏略曰

帝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

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

嫡庶修儻相傾唐房元齡嫡庶不明紛紛至今唐太

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

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

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

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定議立晉王有廢必有興武

如使人謂張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常處九齡以其語曰上事遂自奈何廢子

而立姪德宗以事切責太子名李泌告之日舒王近已長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廢子而

立姪開一日上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以廢立事

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也

白后宋史彌遠忌太子茲欲立貴誠寧宗崩彌遠遣皇

后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宮中遣快行宣貴誠令之日

今所宜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及入后拊

其背曰茲今為吾子矣遂立之茲出居湖州建議復儲明景泰廢上皇太

濟為皇太子未幾見濟卒御史鍾同疏請復儲禮部郎

中章綸亦上疏請復皇儲於東官以立天下之大本詔

與慶莊俱下欲同死杖下莊請定羌驛丞綸仍詔

獄至天順復辟出之上嘉數良久擢禮部侍郎太

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唐太宗制時乎則先嫡長

古齊齋蕭鑑蠶卷七帝王部廢立七

世亂則先有功唐寧王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

於嫡長明成祖論昏德一

原尚書大傅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

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臺盍歸於臺臺亦大矣故伊尹

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思其故也是更曰覺兮較兮吾大

命格兮覺兮謂先知者較兮謂直去不善而就善何樂

兮伊尹人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笑曰天之

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

適湯桓子新論曰武帝多過差既欲斥境周土又乃

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四夷大宛國有名馬卽大發軍
兵攻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匹耳又歌兒衛子夫
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之卽立子夫更
其男爲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衛后以憂死太子出走滅
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
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可
謂通而蔽者也 吳志曰孫皓性嫌忌果於殺戮旣於
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允嗣廢斃豈所以貽厥
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
此也 **增**通鑑曰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謀大舉伐

古史彙編鑑類圖

卷五十六

帝王訓

昏德

六

晉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
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
且彼據長江之險殆未可伐也陽平公融曰今伐晉有
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覺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
晉未可滅昭然甚明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
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大舉人寇戰於
淝水諸軍皆潰 又曰慕容垂言於堅曰北鄙之民間
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
翼諫曰垂勇略過人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塵之
起皆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

故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不可食言 又曰初隋文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獨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侯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力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今雖承乎其亡可翹足待 又曰初魚朝恩旣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德宗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稍稍罷之以宦官竇文場監神策軍宦官典禁旅始於此 又曰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月進云稅外羨餘其實皆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尅吏祿以爲獻者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官爲官市使復置白望數官入於要鬧坊市間抑買人物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陶買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賣藥鬻餅之家皆撤業閉門 又曰上從容與李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疆介人言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

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

昏德二

原有夏昏德 穢德彰聞書 顛覆厥德 斂怨以為

德詩 以逸豫滅厥德 黎民咸貳書 爾德不明詩

不明于德 太康尸位逸豫太甲既立弗明並書 興

居無節詩 起居無常詩 狎侮五常怠棄三正

屏棄典刑 不用古法威儀不類 謂敬不足行謂祭

無益 弗威于民並書 無忘乎民秋 不臧覆用詩

無功者賞六韜 元首叢脞哉萬事隨哉 弗惠阿衡

百憂彌爾鑑詩 卷五十六 帝王部 昏德 三

放黜師保 播棄黎老昵比罪人並書 召彼故老諷之

占夢詩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書 君子為下小人為

上六韜 親小人遠賢士諸葛亮 不知用賢初 賢人放

逐詩 左彊在側淮南子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詩 諫

者為謗史記 信者為誣六韜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念

子慘慘視我邁邁 出話不然 善人載尸 君子信

譏如或酬之並詩 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易 不諂己者

大而枯之賈誼新書 謀大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詩 縱惡自辜書 悻愾滋甚魏志 逋逃是崇

書 為長信宮博物志 起河間第續漢書 丙作色荒書

繼讖傳富唐政之始
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宋太宗謂北漢

劉繼元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唐諡宗是以古昏主方

我唐次積十年不遷章單鍾蜀表為副使德宗論卑罷
之次乃采古忠臣賢士懼護彼放之事為辨諂略三
篇上之德宗益怒曰所謂下愚不移唐書贊日中宗

是以上古昏土方我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不移者與自傅粉墨後唐裸逐為戲金陵

鐸灼去皮截手足海陵命所獲毀民居以為材

前死人膏以為油海陵造戰狗馬鷹兔舞唱角觝武

宗即位劉瑾等八人導上天下章奏付瑾剖斷自

稱大將軍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巡邊召梁儲面

此劍儲免冠解衣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
蓋救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上乃擲劍而起

古香齋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帝王部 昏德 三

用大將軍鈞帖武宗至南京用大將軍鈞溺其所甚

愛忘其所可戒唐明皇智足以拒諫 言足以飾非

陵金海

失政

原天厭周德左傳周室道衰詩天罔不矜曹植構怨

連禍詩周室微弱政由方伯史記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論周鄭交質王祭不供四郊多彘並左傳盟於

太室竹書紀年曰幽王十年狩於河陽春秋姬厲失

權書周舍逃責前漢諸侯王年表曰幽平之嫌服虔
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追責折其玉斗失其金

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

惟孝經援神契曰后佷任成折其玉斗失其金椎注后

桀也偷苟且自奉也玉斗者酒儀金椎言國之寶

失其玉鏡尚書帝命驗云桀失玉鏡用其遠虎秦

崎嶇危亂之間飄薄萬里之衢袁山松後漢書質唱乘輿

載帝幸營珠寶車馬乘輿器物盡入其邸星流

矢激螢火昭道通獻帝春秋麴屑為粥漢晉燧茶煮飲

御前作糜漢客舍作食周田遺事曰收八方

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

帥之不讓覽傅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魯

古書蕭鑑類編卷五十六帝王部失政

衰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千寶論晉政隋政不綱天下

搖亂隋詩世緒唐公今之刑賞或由喜怒好則鑽毛出

羽惡則洗垢索瘢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

消道德之旨未弘而缺薄之風先搖魏徵上太宗內寵

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若

商賈舉選之署若闔闔居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

奸冒進唐柳澤言墨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

優武尅不剛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韓愈用姚崇

宋璟盧懷慎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

則亂憲宗問宰相明皇之政何深自懲艾遂行姑息

憲宗問宰相明皇之政何深自懲艾遂行姑息

德宗用盧杞趙贊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
自懲文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彊

及其晚節信用非人唐書憲宗贊曰及其晚節信用非人小人之能敗國也必思

君暗主雖聰明聖智時有或焉未有不為患者也再失河朔穆宗初即位兩河略定蕭俛段

文昌謂天下已太平請斷消諸道兵及朱克融王庭湊
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勸徵諸道兵討之兵既少臨時

名募皆烏合之衆又凡州兵舉動皆自禁中授方略故
雖以裴度元臣烏重允名將討之踰年竟無成功由是

再失河朔訖於唐亡不能復取仁而少斷禍及忠良文宗仁而少斷

之變禍及忠良不唐亡不能復取南牙北司互相矛盾唐僖疎斥

正士狎近姦諛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

為誕謾宋徽指正人為邪正學為偽宋寧無大失

德而拱手權奸衰徹宋度崇信舊御獎用吏胥

百齋潤鑑類編 卷五十六 帝王部 失政 善

苛刻成風舉措失當金直內則決於富貴 外則委

於宰臣元成

禪位一

原帝王世紀曰堯取富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

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

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及堯三年喪畢舜

踐天子位 又曰堯納舜於大麓後年二月又率羣臣

刻璧為書東沈洛水言天命當傳舜之意今中候運衡

之篇是也 呂氏春秋曰舜有九子不子其子而授禹

至公也 魏志曰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為

五官中郎將嗣丞相為魏太子太祖崩繼位為丞相魏
王延康元年受禪於漢為帝 王隱晉書曰世祖武皇
帝文帝太子也文帝初開晉國立為世子拜撫軍大將
軍嗣相國文帝崩魏帝命上為相國晉王十一月受禪
於魏 齊書曰高帝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受禪於宋
在位四年 梁書曰武帝諱衍字叔達蘭陵人受禪於
齊在位四十九年 北齊書曰文宣帝諱洋字子進受
禪於後魏在位五年 陳書曰武帝諱霸先字興國吳
興長城人受禪於梁在位三年 隋書曰文帝諱堅
受禪於周在位二十三年 唐書曰高祖諱淵字叔德
京兆涇陽人 卷五十六 帝王部 禪位 一五

隴西成紀人受禪於隋在位九年 高祖禪位太宗

睿宗禪位明皇 明皇禪位肅宗 順宗禪位憲宗

宋史曰太祖涿郡人受禪於周在位十七年 徽宗禪

位欽宗 高宗禪位孝宗 孝宗禪位光宗 光宗禪

位寧宗

禪位二

原貴而無位 允龍有悔並 選賢與能 格文祖並

堯薦舜於天舜薦禹於天 命禹而推受 堯待舜

若棄敝屣 館於貳室並 贈昭華玉帝王 授

益地圖 韓五瑞 總朕師並 三讓乃受書書曰

於位以刑部尚書蕭造司農少卿裴之隱奉
皇帝璽後於唐王三讓乃受隋帝代王也
代梁太祖急於禪

歷數有歸實惟天命 與亡之效
豈伊人力唐受禪 付託得人

上答天戒唐睿宗傳位太子詳誠懼

宗高宗久有禪位之意及歸自金陵陳康伯求去高宗
以倦勤諭之乃先下建儲之詔隨內降御札勉諭再三

於見出御紫宸殿輔臣奏事畢高宗還宮百官移班殿
門外拜詔畢復入班殿庭內侍掖者至御榻前乃略就

坐班畢太上皇即駕至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儀殿
冒兩掖輦以行上皇顧曰吾付託得人可以無憾矣

討論典禮孝宗欲傳位太子以紹興傳位典禮 盛

典再見孝宗傳位日上御紫宸殿周必大言陛下與位
與子盛典再見度越于右顧自今不得日侍天

頭因喫咽不能語上亦泣 禪位制書出於袖中宋太
祖陳

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 內禪制冊人服其雅孝宗內禪
時尤豪當

帝禪位制書於袖中 古香齋盤盤類 卷五十六 帝王部 禮位 三

制一時制冊 人服其雅 獨當事勢之難宋史寧宗贊曰寧宗受
禪獨當事勢之難能不

失禮節可 不得已而為之元仁宗嘗問近臣前代太
上皇之號月魯帖木兒曰

謂善處矣 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明皇宋徽宗皆當禍亂不
得已而為之者也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善其對

登遐 山陵國忌日 原天王登遐 告喪曰天王登 宮車晏駕 八音遏密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絕 萬國縞素 殂落舜典二
十有八

也密靜也四夷絕樂三年 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家宰 違

戴帝乃祖落百 世貽法 猶貽之法 即命遺後 又云古之王者知命

著之話言告之訓典 顧命 臨終之命曰顧命 遺

而後即命以為後嗣 叩心也 稽顙禮弓云觸
地無容曰

言薄 漢文臨崩作遺詔命令 薄 葬制三十六日之服

櫛 行號 巷歌 曲調 晏車 初崩時也 鼎駕 三后在

天 言登遐而精神在天 兆人孺慕 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 天子

輓畢至傳 天奪九齡 文王 天祿永終 三載寢於

諒闇 八音遏於四海 西征賦 易月之後猶執通喪

朱子曰壽皇至性自天易月之後猶執通喪朝

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為萬世法程

休養畢三年喪 孝宗論以懿勤敬禪位太子退 朝衣

冠皆用大布 詳 素冠麻衣麻經 明仁宗即位時上喪

部尚書呂震請如太祖做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徧

語羣臣合釋服楊七奇謂震曰洪武中遺詔今未可接

以為劍且仁孝皇后崩太宗哀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

今可遽節吉乎明且君臣宜素衣冠與角帶遂以上聞

上亦未答已而視朝上素冠麻衣麻經文臣惟學上武

臣惟英國公張輔如上所服上數曰張輔知禮六卿乃

百嘉瀾鑑類 卷五十一 帝王部 登遐 三

反不及上奇 吏民三日釋服 漢文帝遺詔天下 釋

服臣民無別 唐代宗崩常袞與禮官議禮乃者遺詔 驛

二十七曰乃除崔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

宜二十七曰而羣臣三日也袞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

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曰傳曰委之三日也乃三公也史

稱漸吏良大夫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

已且公卿大夫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

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執不可改意象殊厲

袞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 元臣定策之

密 元世祖大漸平章政事不忽木與御史大夫月魯那

日我年位俱在不忽木土國有大議而不預何邪乃入

言于太后太后召三人問之月魯那顏曰臣受顧命但

觀臣等為之至若誤國即甘伏誅宗社大事 孝宗顧

非宮中所宜預知也太后然其言遂定大策 命之詳

乾清宮至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土合

近前日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與故與諸先生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然亦諸先生輔助之力因執健手若將承訣者又曰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賢可即令吏部舉行皆應曰諱時諸內臣羅跪榻外上曰受遺有大監陳寬扶案季瑄捧筆視戴義就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遊樂諸先令須輔之以正俾為令主健等皆叩

升遐之曰遠
頭曰臣等敢不盡力諸臣出聲曰上叩

近哀慕
宗周世

止殉一事高出古今
明英宗大漸處分後事命勿以嬪御殉葬書畢命將去閣下有命為潤色李賢陳文彭時驚

捨依續歎曰所言誠大體非上聖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

今真盛德事也

原山陵
軋轅邱山海經曰窮山際敢丙向畏黃

銅雀臺
魏武遺詔令起銅雀臺美人作樂對西陵而起之

山弓劍
黃帝葬於橋山南空棺無口惟劍易在

長陵抔土
漢張釋之曰後有人盜長

喜齋鼎鑑類
卷五 帝王部 啟遐

陵一抔土陛下

何以加罪焉

天崩而憂祀國
杞國人有憂天崩

龍去而

哭軒臣
黃帝於荆山下鑄鼎成乘龍上天小臣挽持龍鬚墮之

畏百年之神
大戴禮孔子曰黃帝死後人畏其神百年

葬蒼梧
象耕鳥耘

歸聖魂於東岱
引靈駕於西陵

帝 謁廟 拜陵

臣而已每崇進皆就拜不勝哀

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哀

容衛 靈輿

作陵邑
漢成帝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賓客子弟多奉權為姦利者翟方進部探史覆按發大姦

賜陪堂地
唐太宗十一年營九峻山為陵賜功臣陪堂地及視

擅移皇堂
宋丁謂為山陵使內侍雷允恭為部監

宜子孫允恭後就上穴有石石盡水出王曾覆視還對

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

驚怒甚欲并誅謂以馮極

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孝宗

北有旨集義臺史牌之議中輟朱熹上議按言壽皇聖

德玄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約山陵費節位張

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制從儉約

方乎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

明太祖山陵之制皆預營北山石槨漢文帝幸霸陵

度務從節儉器用陶瓦北山石槨顧謂羣臣曰嗟

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散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

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烟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

雖無石槨又何昭陵石馬杜詩箋注按唐會要上欲

威焉帝稱善昭陵石馬杜詩箋注按唐會要上欲

常所乘駿馬未定安於昭陵閣下又祿山事靖潼關

之戰狀將室乾祐見黃旗軍數百隊引與關俄不知所

在後昭陵奏見靈

官前石人馬反

辰 如喪之情如喪 攀髯之日 標式日明標邦式

哀慕無疆類 奎去 帝王部 登遐 二五

不樂忌日 天忌 議忌日用樂開元時太常博

日享廟應用樂裴寬以情立議曰廟尊已卑則作樂

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見之請如寬議

停光陵朝拜 唐宣宗時廢穆宗忌日停光

霸 取威定霸 春 王霸務焉 白虎 駁

原義道以霸 禮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五霸三王之罪人

而霸 孫卿 孟 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 左 求諸侯莫

如勤王 明天子之威 並春 敬王命 成禮義 國

尊周室 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春 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論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再合諸侯三合大夫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再合諸侯三合大夫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再合諸侯三合大夫

衣裳之會十有一穀梁傳 文襄之霸不煩諸侯 宜昭

令名昭禮命事 大蒐示禮 伐原示信 諸侯相滅

桓公取之 存三亡國以屬諸侯 遷邢於夷儀左傳

九年諸侯救邢 邢人潰出奔師 師逐狄人 具邢器用而遷之 師無私焉 夏 邲 遷於夷儀 封衛於

楚邱左傳 信公二年 諸侯城楚邱 而封衛為衛國 忘亡 五侯九伯汝實征之

春秋 三舉而悅莊 一戰而霸 寧東夏 平秦亂

霸西戎春秋 并國十二開地千里世紀 力制羣雄袁

公 芟艾奸雄漢書 諸侯無怨天無大災 **增**王任德

霸任刑 秦專刑而霸 漢雜用之 魏晉以降王霸

兩失唐高宗嘗言宰相及弘文 不能知人害霸也

古彙編鑑類函 卷五十六 帝王部 霸 三

知而不能用害霸也 用而不能任害霸也 任而不

能信害霸也 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魏微引管子

任巧智斥謗 趨執者進守道者退 諧附者無

黜剝之憂 守直者有後時之歎 人趨家競風俗淪替

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晏平仲韓 山東之地王者不

得為王霸者不得為霸杜牧 禮賢得士唐書論李密

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 取威定霸

然禮賢得士乃因植徒與賢陳涉遠矣 在此一舉後唐莊

君臨江表垂二十年南唐李煜 略有江浙之土田討

平一方之僭逆 稟號令於闕廷保封疆於邊境一家

世承龔已及百年

吳越王錢俶表

承百年之堂構
有千里

之江山

宋太祖與吳越王詔

